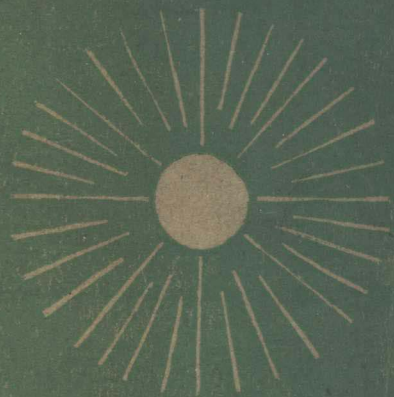


週年



上 海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1 9 2 7

週 年



馬 仲 殊

序

我們中國素來對於淺薄的道德觀念特別尊重，每每把這種觀念發揮到任何方面去，我們底個性和我們底創造力已不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死去多少了。不幸而更有一般人把這種觀念移到了文藝上來，要使許多文藝作家不敢說自己想說的話，不敢把自己底行爲赤裸裸地表白出來。從前有人反對頹廢派，如今有人反對感傷主義，都就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固然，頹廢派在文藝的進化上來說，已經是應該成爲過去的了。但是這兒所說的應該成爲過去，是因

爲頹廢派作家底本身是浪漫派傳下來的與現代不相宜的個人主義，並不含別種淺薄的道德觀念。然而中國一般反對頹廢派的却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只是怕頹廢派破壞了遺傳與習慣上個人遵守的道德，只是爲使淺薄的道德觀念保守着原有的地位。我們說頹廢派應該成爲過去是嫌牠太舊，而他們反對頹廢派却是嫌牠太新。

至於反對感傷主義的人，他們底不自覺的意識也不過是因爲感傷每趨向於自身的追憶與懺悔，中間不免有他們視爲不道德的種種敘述。其實這更是根本不曾了解文藝。我們知道文藝決不能脫離主觀而存在，真正偉大的抒情作品都不能免去感傷。像盧梭底‘懺悔錄’，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們希望於文藝作家的是敢去說自己想說的話，要先能誠實於自己底良心，要知道虛偽的紳士風是能奪去我們偉大的創造力的。不信請看現在一般排斥感傷主義的人，他們那裏有過一篇真正有永久性的抒情作品呢？

上面說的話太多了。我底意思只是爲介紹這本

‘週年’的創作集。這本書底內容可以說全是主觀的自述和充滿着感傷的情調。這在我們現在多數不了解文藝的中國，或者有人竟認為不是真正的文藝作品亦未可知，但是若果對於文藝有一番認識的人總可看出這書底實在價值來。並且，要想看出這書底實在價值，須先掃除現在一般排斥感傷主義的那種不通的偏見。

這書的作者仲殊，到現在和我纔尙有一面的談晤。當他尋到我底住所，把這本書底原稿交給我時，我立地覺到了他底禮物底厚重與可貴。這書雖然只是他底處女作品，但是中間流露出了不少的創作的苦心和表現自我的熱情。因為他很誠實地在敘述着他底生活，他是在說着他自己要想說的話，他知道盡性地發揮他底創造力，他知道努力走抒情的道路。

本來，我們中國因為向來過於尊重淺薄的道德觀念的緣故，致使民族底感情不能盡量地發達。像盧梭底‘懺悔錄’一類的著作，在我們中國就不會產生過一部。近來雖然稍有了解放的曙光，但一般人總還扭於已往的慣性，不肯把自己由束縛中放出：所以在詩

的方面，便推崇日本已經過去的俳句，而競作無聊的‘小詩’，在其他作品方面，便主張跳出熱情以外的‘趣味’，並且目前更有人要排斥感傷主義來作壓迫作家感情的暴君了，——這些都是我們文壇上最大的障礙，我們要是想文壇產生偉大的抒情作品，便不能不先把這些障礙來打倒，打倒！

這本‘週年’的創作集，我以為是在目前這樣的空氣中最難得的一本青年作家底作品。我願國內的青年作家都能同仲殊一樣，不為時下文壇上冷笑的空氣所洶染而浸沒於自己底熱烈喊叫與沉痛號哭的世界之中。這本書底實在價值也就在此，我誠懇地望牠能引起許多真正了解文藝的熱情讀者。

現在我在這書付梓之先，簡單地寫出我底意見並希望仲殊再能繼續他這種工作。

王獨清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白 門

一

學校的星期日，是例假之期。沒有一些功課，安閒極了。做學生的整整忙了幾天：每天皆是六時起身，七時早膳，八時上課，聽了鐘聲，作為上班下班的號令，大概約有八次之多，又到午膳的時候。下午從一點鐘起，又要上了好幾堂，直至四時多，才算完畢。課餘之暇，或者去打打球，或者是散步散步，有時還開什麼會，聽什麼名人演講，不轉瞬間，已到六點鐘。晚飯之後，便是自修時間，又要忙着第二天的功課，

有的要預備，有的要復習，非到熄燈以後，不能有一個稍為比較長期的休息。但是那第二天的—幕，又緊緊接着開始。——如此的日復一日，像一架機器一樣的轉動，周而復始，只有到了星期日的一天，算是唯一的甜蜜的光陰罷。

做學生的不是把星期一天，視有無尙的價值嗎？星期，不是學生最可保貴的一天嗎？

的確，學生如同一架機器。不然，為什麼聽了那機關發勁的鐘聲，就不約而同一齊擁進教室或是全體退出課堂？那每天按時的三餐，不是蒸汽鍋底下煤爐裏的炭嗎？一課一課的和一天一天的，就是那輪盤上的皮帶了。畢竟，學生是一架被動的機器，這機器也不是有出產品嗎？機器式的學生，不是製造了多少的教員先生們的飯碗嗎？

誰說機器不情願休息？那轉動的機件，不皆是發出一種埋恨工作嗚嗚的怨聲嗎？有時也在那十幾丈高的烟突，作不平的鳴嗎？——自然，學生也願意有一個休閒的星期了。

講起了他，他就是一架機器。

他是過慣了這種有規律的生活的，他是一個老學生了。假如他是一個不幸的短命，這種所謂學校生活的時期，恐怕要占了他的一生的全部；或者是除去不大十分能記憶的短期的兒時，他便終老於此了。他那時真沒有想到這種時期，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終止。就是他真或是短命的死去，他也沒有怨恨到這種所謂學校生活，至少也要擔負一部分的責任罷？

他決沒有想到，這能夠致他死命的學校生活；他不但沒有想到，並且還要受着先生的使命，去做那工廠裏機器轉動的記錄。

他要考究他個人歷史，他也會從那破書堆中找出一些零亂的是他在那所謂學校生活的日記，在他的幾年後的眼前看過。

’.....

五月五日， 星期五， 晴，

早五時三刻起身，六時出舍。朝會時學監訓話半點鐘，謂學生不准看小說，以小說乃小人所看，非學生及君子所應讀也。七時早膳。上午；第一課，國文，講唐無友之‘國之四維論；’第二課，

英文，復問第十一課英文之重要，吳師謂中國之外交官皆由學英文而得；第三課，歷史，講現代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第四課，唱歌，唱中國男兒。午飯時同學周君，因第一碗飯即食葷菜，被舍監記過一次。下午共三課：第一課，生理學，刪去第五章生殖器官一段；第二課，教育學，講教育之原理即在課堂上之授課；第三課體操，兵式操之排教練。課後稍覺無事。今晚自修由舍監點名。九時入舍，九時半息燈。

.....

十月一日， 星期一， 晴

早七時起身。朝會時，學監訓話，謂如有再
在自修室偷看小說，一經查出，當即除名。舍監
訓話謂人欲身體強健，必廢食早殮。七時早膳，
從今日起取消麵包，只食稀粥。上午共四課，為
國文英文算學圖畫。第二課後，甚餓，至廚房，見
有鷄絲麵二碗，予欲購之，而廚夫厲聲向予，謂
此乃為辦事室學舍監先生所買者。下午，三課，
即教育地理唱歌是也。課後無事。九時入舍，九

時半息燈。

.....
今日星期四，上午共四課，下午三課。九時
睡。

.....
今日晴，上午四課，下午三課。九時睡。

.....
今日星期，無課。九時睡。

.....’
在他眼底走過這千篇一律的日記，他很徼倖當時沒有做一個日記的忠臣去和那些用功們學生比賽，枉費了在少年時期極可貴的腦細胞。

他是一個老學生，他享受了無數的星期日消閒的光陰。這種有規律生活中剩餘的一天的堆積，或者還要比那些更不幸的生下不滿一兩歲就死去的小孩，多上幾倍長的時間罷。他又算是僥倖了，得了那許多在甜蜜的星期日。

說也奇怪，可是從他經驗所得，這星期日並不是怎麼十分的快樂。他所感覺到最樂意的時候，不是普

通視爲學生可得休息的星期日，却是在那星期六的下半天。或者也不止他一個是如此，大概有許多人，倘若受過這樣訓練的，皆表示十二分同情，對他這星期六的下半天是學生最樂意的時期一種說法罷。

他仍是在那有規律的軌道上，作一個循行無盡期的星球。他不能了解什麼爲學問而學問或者爲謀生的準備的求學，他是昏迷的度他的不知所爲的生活。

學校裏整千整百的從不遠千里而來的學生，也真有不可一世和抱着前途未可限量的希望。他大概也算其中的一個了。但他每每受懷疑的作祟，教他有退一步的開倒車的玄想。

一些理科的先生們，高唱了什麼科學萬能，說人類的頭腦的組織，全要用科學的化驗和分析，重行構造一下；一些文科的先生們，又是鬧了什麼文言和白話的爭執，幾乎要把二千年前死去的孔孟子，再拖起來，說他們造出儒道正統埋沒中國思想的罪案。有的說什麼實業救國，有的說普及教育的重要。更有一些細心研究先生們，說從一千二百倍的顯微鏡底下，看

出那原體動物阿米巴已經比從前進步，有的從實驗室中試驗的結果，說造成世界萬物的八十三個原子，又多了一個；這個原子，有十萬個再一萬分之一，就構成了一根人體中愛情神筋，這個原質，不是氣體，不是液體，既不是固體，又不是超體，却是一種情體。人類要沒有這種情體做神經組織的成分，兩分鐘內，就要滅亡，女子則在千分之一秒，就死去。——原來這就是所謂最新新的思潮。自然他也是被這種新思潮的狂浪推進的一個了。

報紙上也曾經登了一些新新思潮的新聞，談什麼格林維基天文台，發現了月球裏也有如同人類的動物，將來在真空裏能飛行的飛機製成，就可交通了。他真佩服那些外國的科學家研究的高深，更是具有研究的熱忱。但他全以為和月球的交通，真有什麼利益嗎？難道那有如同人類的動物的月球，也像中國樣的經濟落後，能夠做他們那生產過剩的銷貨場和免除國內人相食人的殖民地嗎？

他不把現在留存腦海中，他在這機器式的有規律的生活的而又被新新思潮推動前進的軌道上，只

有讓現在的現在，一點一點成爲過去，毫不加以思索。他又把那長期的過去，翻在眼前，也需得一些回味的興趣。

他常常要回想到他在中學時代的星期六的下半天。在那個時代，要從歷史上說，找一個大題目來講，正是國內實行什麼嚴格和軍國民教育的時期。他那讀書的學校，雖然在交通阻塞風氣不開的一個海濱，但也早已得了什麼總長的訓令，貼在學校裏的揭示處。他記得學校裏的兵式操是特別注重：學生皆着制服，那校長不知是以身作則還是矯揉造作的，或者是討那省視學呈報廳長好傳令嘉獎的，也穿上一身灰黃色的呢操衣，有幾個想校長不去更換他們作爲長遠之計的先生們，自然也把那長衣服，放在箱子底層了；學生也做過如同軍隊式的夜間緊急集合。有一些從腐養慣的家庭中或是受不了這辛苦的學生，就請了長期的假回家去了，那校長還要追繳他們學費，說是國家造就人才，不能讓他們自由的半途而廢。至於學校裏各種規則，更是不用說了。什麼地方皆有書記用正楷寫成投在鏡匣裏的幾條規程。在大小便處也

有不許談話，不許隨地吐痰和不得爭先恐後的規訂。先生們也說過，學生在校能守規則，即為好學生，在社會上即為良好人才，就可作為國家將來的棟樑。學生對於學校的規則，自然是不敢不遵，尤其對於幾條更重要的請假規程，是校長訓過幾次話的。原來學生在校，平常的時候，固然已經不准外出，就是星期日也須告假，還要限制鐘點。雖到星期日出去的時候，要記掛着自己請假的時間，恐怕過了預定，就要被罰為下次不准請假的一個；並且在那什麼嚴格教育之下的先生們，皆是板着面孔，假如功課有點回答不出，就有些吃不下的難為情了。所以到了星期日一天反覺得心中不安的情形。惟有在第二天沒有功課的一個星期六的下半天，真是十分高興了。

在星期六下午的課程，大概皆是作文。他在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研究文學的興趣或者是對於國文的重視。他可以說完全是敷衍塞責，甚至沒有一毫意思去想作文，倘若除去什麼分數的關係。因為在那時期，教員所給的分數，便算是自己的生命一樣，那些先生們給了沒有用過天秤秤過，隨便定一個高低，連自

己都找不出標準的，寫在紙上的碼號，就成爲學生莫大榮辱的所繫。校長也曾經說過身體還在其次，分數是最要緊的喲。他記得那性情帶有女孩兒氣的小同學銘得，有一次爲了學年總平均分數是七十九分點七，差了點三分沒得到最優等，哭了一天沒有吃飯；還有那四級年生，被人叫着大張的，同了國文先生講理，說爲什麼自己的作文，一字沒改，雙圈到底，反比那改了許多又有白字的作文，少了幾分，雖然是先生被大張講得沒有話回，只說是不合先生的意思，但同學皆給大張吃了一驚，說學生怎麼能同先生講理呢？可是他在第二個學期的回校，就看不見大張的影子了，說是學校裏在假期內贈給大張一封‘‘性質不良不堪造就’’的通知書，請大張升入家庭大學去了。

他雖然敵不過什麼分數的驅使，大概他的作文不到三刻鐘就已經交卷了。他每次皆能及格，什麼分數也在七八十以上。並且也有一兩次被國文先生看中了，把他的作文，高高張貼在什麼成績展覽處。這個成績展覽處就是學校精神的所在了。學生能在這展覽處的木板上，占了一次位置，算是極爲榮幸了。

他有時走過去，看了自己的名字，不覺得也心中動了一下，把頭在恐怕被人望看似的而又情不自禁的驚訝的搖了一搖。他還記得有一次的題目是：‘說我之家庭生活之興趣。’

他是已經成爲習慣了。在上作文課的時候，什麼書皆不帶，只有一枝貝松泉的殿試京莊的小水筆，和那從家中帶來的一個是他的父親在下南關時所買的北京墨盒子。先生把題目出下來，他也不耐煩要打什麼稿子，有時他是不加思索的像古人所說的什麼下筆千言的就寫在本子上，有時却連一個字也想不出。惟有抬起頭來，同那粉白的牆壁上掛著幾個古代聖賢人——什麼朱夫子和什麼程夫子——的鏡匡，打個照面；先生坐在講壇上一張椅子，手裏拿着一本什麼詩集，右腿靠在左腿上不住地擺動，用那藏在古裝大眼鏡裏的兩個失去神氣的瞳人，加意的注視，還要時時射出兩條老黃色的凝結膠質一般的鼻涕在地板上；學生們皆把頭低下去，成一個水平面，發出低聲吟咏的細音，左右前後的幾個，皆是頰如紅火的。他每每從他抬頭之後，嘴裏咬着筆管子，眼裏看見教室

內的種種，好像把他的文思忽然提起來，又繼續寫下去，很快的就完畢了。要以交卷的時間來講，他每次皆算第一了。

他做完作文，也不重行看一遍。他寫了一句，就加上點，已經成了慣例的隨筆而行，並不用一些思索。他每次作文的時候，皆似乎有什麼事情急不可待的等着他，教他有不得不趕快完畢的趨勢。或者因為他的性情就是如此了。

他交了卷，把筆和墨盒子，向桌子裏一放，也不回到自修室，就一直往那在操場後面一座大樓的欄杆上去了。這皆是習以為常。假如是兩個人，他一定要去找銘德同往。

其實這樓外的欄杆也沒有什麼好頑，在他們就認為極樂的場所了。他們在樓上可以望見隱隱地如同一層斷雲的家山和青翠的蒼梧。高高的圩門，遙遙相對，從板橋下直貫一條小路，時見行人，迴繞的圩河，緩緩地波動。漫漫的平野，一望無窮。尤其在夕陽西下，金黃的水色上面，時時飛過一陣歸鳥，半空的炊烟，飄綿無斷的不知去向，幾處的村落，也從隱約

的叢林中，送出一縷輕痕，直向暮雲邊而去。他口裏常念着那，‘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的一句，他雖沒有下過一番背誦的工夫，也不期然而然的發出。他真是樂而忘返，假使沒有吃飯的鈴聲，驚起他們下樓。

他們固然歡喜在這欄杆上飽覽四野的風景。但是他們尤其喜歡談已往的舊事和幾部看過的小說。他又常常對銘德說他家庭的樂趣和兒時的景況，他們有時要批評學校裏的教員，再要談起小說，更是樂不可支。他告訴銘德收藏小說的方法，喜得銘德手舞足蹈，幾乎從欄杆上吊下來。他說：‘把小說就皇皇堂堂插在書架上，無論那頂利害的舍監，再也不狐疑，再也不能破案了。’——他也是跟着比他年歲稍大的同學學得來，他又去教他小同學的銘德，果然是極好的法子了。

他同銘德有一次爲爭執了一個論點，兩人就變惱了。見面連話也不說。有時走在路上，逢着不能迴避的狹路，各人把頭低下來就過去了。他像失了什麼似的，各樣皆不稱意。他在同學面前，也不再提起銘

德的名字，但有時對面無語，又不免被同學奚落了一番。他是忍不過的，惟有寫了一張紙條，放在銘德桌了抽屜裏。他還記得是教銘德不要生氣，以後還是一同到欄杆上去閒談罷。

他實在是拿着這樓外的欄杆，當作他們的俱樂部。到了陽春二三月，碧綠的平蕪，迷漫的天空，被了東風吹軟的垂枝嫩葉，向人含笑似的一幅畫圖，更教他每天有一次的登臨。他很喜歡音樂，先生教他的一首樂郊，他常要拍着欄杆，獨自低唱幾句：‘幾株桃花幾樹楊柳幾行新竹生。’他常常又恨着沒有機會把他家中的笛子帶來，在那大地寂靜的月明如水的欄杆邊，吹著他所最得意的一曲梅花三弄。因為校長說不准學習國樂，也不許學生把那些簫和笛子帶到學堂裏來。他至今還引為憾事。

二

他免不了往事的回想。他回想到往事，他就要回想到他的極樂的從前。他的極樂的從前，不是被那什麼嚴格教育束縛像書獃子似中學時代，却是在小學

生的時候。或者也可以說，不但是回想的從前，就是從回想的以後——他的一生，也要算極樂的一幕，在他做小學生的時期。他覺得兒時的景況，真是天國中的生活。那一個不想在天國中過他的一生呢？

他不能不回想到他的極樂的從前，他就要回想到天真的兒時。他從前都是希望他自己的年紀增大，在學校裏年歲較小的同學們，總是要被人家取頑笑的際。他是已經成年了，但他那隨着年齡增進已經過去的兒時，他每一回想，比較他在兒時想年紀增大的希望，還要加倍的希望。雖然是兒時不可復得，回想的樂趣，卻還是十分濃厚。

他要回想到天真的兒時，他就忘記不了他的幼年時代家庭的樂趣。他是姊妹四個人，有比他年長五歲的哥哥和年長一歲的姊姊，還有年幼一歲的妹妹。母親是最慈愛不過，父親也是愛惜他們，龍鐘的老祖母，對着幾個孫兒和孫女，更是有不用說的珍愛了。

他記不得他們在兩三歲的時候，在地上學着走路的一種歷史。他家有年老的趙媽，是自小在他家中成人的，出嫁以後，又回到他家做乳娘，沒有幾年，從

丈夫死過以後，便在他家過活。趙媽對於他們姊妹幾個，真是爲他們的母親，分去一半的勞。

他記得在七八歲時時候，趙媽時常講起他們姊妹小時的事情。引得他的母親皆發笑，他的年老的祖母，聽着趙媽講了一些事情，就要說着：不死的趙鬼，那裏想起這些話來講呢？——但是他們當作聽故事一樣，常常要叫趙媽講給他們聽。小孩子最喜歡聽人家講故事，尤其是關於自己的事情，或者是最得意的一回事罷。

趙媽常常講到他的父親，從前怎樣不歡喜上學，後來忽然的發奮，用起功來，真是每天連飯也忘記吃了。在那樓上足足有半年，沒看見出大門，要不是改了什麼洋學堂，真不止於‘‘進學’’‘‘中舉’’，至少也要‘‘會試。’’她又常常講到從前做官的威武。她說，她記得有一次那州官大人下來，多麼好看，實在是威風，前面的‘‘走道，’’都是戴着紅纓帽子，還有‘‘打頂馬，’’大人坐在轎裏，穿着朝靴黼黻，那亮藍的頂子，配着雙眼花翎，已經是威風，那大人手裏拿着鼻煙瓶，方方的臉，高高的鼻樑，直通天堂，更是有

貴像。現在什麼皆改變了，連皇帝都不要了。她說還是從前做官來得好。她說她家不知那一代的祖宗，也是做官的，後來就在當地落戶了。她又會講故事。常講到什麼魏大人私訪，正德皇帝下江南，還有什麼七世不得團圓的，——孟姜女的尋夫，秦孝梅的弔孝，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墳上飛出一對蝴蝶的——故事。她說從前人做官多麼好，從前的皇帝多麼好；講到了萬里尋夫哭盡長城找不着范西涼的一段，和什麼趙五娘祝髮葬父母身背琵琶受盡千辛萬苦一些事，她那像樹枝上成熟的果子，不摘而墜的很便宜的眼淚，常常會流下來。——他們不是不喜歡聽這些話，他們實在歡喜聽他們小時候的故事。趙媽說了許多關於他們兒時的往事，講到他們皆要笑了，他的母親就常常說着：你們不要聽她瞎講，那裏會有這些事情呢？

他記得在七八歲的時候，他們每天皆圍着趙媽，要她講了一些故事。她是天天講，他們也記不了好多。他還記得有一次趙媽講他們小時最有趣的故事，他高興到了不得，忽然會問起趙媽幾句話，幾乎被他母親鞭撻，他記得是對趙媽說着：“你的丈夫死過以

後，怎麼不再找一個男人呢？守寡守到什麼時候就不守呢？”

趙媽說他們在小時候最好頑。他是三歲的光景，他的妹妹只能在地上亂跑，還不會十分能講話；有一次他的姊姊拿了一塊白果糖，被他看見了，他向姊姊要：他是頂歡吃甜，被人家叫作“小糖虎；”他追着姊姊，姊姊沒法，把糖給他了；他的妹妹又看見，又向他要；他趕快的跑，不介意給地上的凳子，把他絆跌倒，頭也破了，多少天數不許他到門外去。家裏僱的小丫頭，有一次說他爲着吃，把頭跌破了，被他聽見，把她的小辮子纏下多少頭髮來，小丫頭急得哭了，也不敢還手，小丫頭說下次再也不敢說了，他聽了這話，格外纏得利害，永不放手，還是他的姊姊來做調停，才算完事。趙媽說他非常頑皮，家裏養的小母豬，一石頭就被他打死了。現在也不知比小時好到那裏去了，現在真是多麼了文靜。他的姊姊聽了，不住地笑，他也覺得有難爲情似的。她說他在小時，雖然是那樣的利害，見着小丫頭就要打，可是他在外邊買了一些花生和糖果，皆要找他的姊姊，送給姊姊去吃。

趙媽又說他從小非常的聰敏，六歲的時候，就上學了。有一回不知爲着什麼事不敢去見先生，躲在人家門後的絞關上，飯也不回家吃了，後來被人找着了，人家說他是不學好的小孩，他像十二分的難過，下次永也不再逃學了。——他的姊姊聽了，常常要說他是會逃學的，他是又急又羞，但他也會說他姊姊從小有一次到街上買花生找不着回家在路上哭的一回事。

這些事情，全是他們在七八歲的光景，趙媽講給他們聽的，他們自己是不記得的。他聽到趙媽說他小時多麼的會打人，多麼的利害，他皆不願意，他皆要問道着他的姊姊和妹妹在小時候是不是同他一樣的頑皮。但他在那個時候就很奇怪，爲什麼趙媽的回答，是說女孩子那裏會同男小孩是一樣的呢？并且他更驚奇，因爲趙媽曾經說過：他在小時候，家裏皆是任他頑皮，但是他的姊姊和妹妹就要被管束，連話也不許亂說的。

他聽了趙媽講給關於他們小時候的事情，也知道有一些杜撰，但他又相信趙媽是不會說謊說的人，

他現在不說謊話的習慣，也還是小時候受着趙媽的影響。他雖然相信趙媽所說他們小時的事情是不會有錯，但他常常想到假如他自己能記得一兩歲時候的事情，那是有多麼回味的興趣呢？他是記不得了。他僅止記得他在四五歲的光景，跟着母親到外祖母家去，坐過在水裏行的帆船。看見很大的長河，如同高山的鹽嶺，和認識幾個很親熱的表兄。他還記得，到現在他還記得，他們跟着趙媽學會多少小曲，有的叫什麼‘‘小大姐，靠河厓，洗白手，做花鞋，’’還有什麼‘‘鄉下大姐走娘家，珠藍裙，翠藍花，左手抱了金寶貝，右手又牽小娃娃’’的一首走娘家。趙媽說他唱了，人家就要發笑，因為他唱不清楚，嘴裏全是什麼花喇花喇的。

他也記得，從那一年正月裏，他就辭却張家的私塾，依着父親的命令，進了什麼學堂。他也曾經聽着他的哥哥說過，在洋學堂裏念書，實在是好。他那種高興的熱度，真是熱到不可再熱的高到極點了。從他進了學堂，也不知認得了多少小朋友，如同脫籠的小鳥一樣。他進了學堂沒幾天，也就曉得先生們是不打

學生，學生犯了過，至多不過‘‘罰站，’’或者把那犯的過記下來，叫什麼‘‘記過，’’更教他添上一層快樂。他真是像春天的小蝴蝶，到處皆是得意了。在學堂裏上了一課，不到一點時辰，就聽搖鈴，頑了好一會，才上第二堂；又不是終天的念書，太陽很高，他就功課完畢了；學堂裏的一個大操場，他同一些同學，真是頑得忘記回家了。自然比較終日伏在案頭的私塾，有活潑的機會多了。他那裏還用功，他沒有心去看書，可是每天在上課的時候，先生皆說他是很用功，其實他皆是在搖鈴以後先生還沒有到課堂，從人聲嘈雜時，才把書翻了一翻。他自從得了這個榮譽，不久就變做一個班長。也曾經在全班上考過什麼總平均的第一。他回家對着姊姊和妹妹說他是班長了，又考過第一的。妹妹問道什麼叫着第一，他記得姊姊說了：那第一就如同在多少人中穿着頂好的花衣裳一樣。姊姊又不懂得什麼是班長，他把這班長真講得津津有味，他說這班長就在一班的學生中，個個皆佩服他，個個皆說他好，然後才舉出來，多少學生皆要聽班長的話，就是先生，對於班長也有特別的看待，

班長就是最好中的一個了，有幾個學生爲着沒有做過班長，哭了好幾回，這班長就是最榮幸的了。他說了，引得他姊姊也要進學堂，也要去念書。

他又常想到，他在學堂裏，沒有多時，他就不得念書了。他聽說學堂已經倒閉了，什麼‘‘光復’’了，家中到要避起亂來了；後來才曉得什麼滿清推翻了，宣統不做皇帝了，中華民國成立了。他還記得他父親說過；以後，中國就可強勝了。再也不受外國欺侮了。他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是國體的變更，只見他的父親天天忙着，連飯也不回家吃，說是到什麼局上去，要開什麼會。他也不知道，他那裏留心，他只是記掛着，到什麼時候，可以再進學堂。他的姊姊更是有急不可待的關心，因爲他父親說過，女孩子也應當念書的嘍。

他果然能夠再進學堂，他的妹妹也上學，進了一個女子小學堂。他的姊姊就是哭着，也還只是在家裏，不是他父親不給他的姊姊去，他的母親也不是不情願，可是他姊姊終是不得進學堂。

他的姊姊哭得像什麼似的。他同妹妹放學回來，

還聽着趙媽說的：什麼大不了的事，連飯也不吃，現在還睡着不起來，女孩子念不念書，有什麼要緊？他爲着看不見他的姊姊，跑到姊姊的床邊，他的妹妹也遠遠地走來，嘴裏還說着：姊姊，你曉得學堂裏到有多好頑，先生又教我們唱歌到有多好聽喲。他究竟比妹妹大一歲了，知道姊姊哭着不起來的難過，他把妹妹牽住走開，聽姊姊說了：我就不起來，看會怎樣我。——在他回想中，總忘記不了這回事。

他同妹妹上學，姊姊在家，哥哥那時已經進了離家很遠的一個中學堂了。他們放學歸來，總要把在學堂裏一天的事，告訴姊姊聽。有時唱着歌，姊姊也跟他們學會了一首，‘燕燕，燕燕，別來又一年’的燕子歌；有時來了幾個小朋友，在天井中做着捉迷藏，姊姊也加入，總是沒有人家那般的靈活，人家說她到底沒有進學堂，姊姊又急又氣，便回到房裏，又要哭了半天。她以爲不得進學堂，算是極大的不幸了，

他回想的兒時，如在目前。

他回想兒時，真如瞬息的過去。他還以爲再有第二個的兒時，又要轉瞬間的將來，在他一生的過程

中。他真把天真的兒時，迷忽的走過，他把終年在外的生活，反視爲固然了。他是一個老學生了。他負笈在一個南部的首都，又是匆匆幾年，他真記不起還有兒時的家庭，他把家庭真像忘記一樣。他是過慣了飄泊的生涯。但他也有時想到，如今姊姊已經有了孩子了，妹妹亦已出嫁了，家庭中好像改組的，又添上了幾個不相識的人。家中說他同哥哥在寒暑假的回家，也和女孩的歸甯一樣，因爲他們不是長久的家居的嘞。

他在這多年的離家，也常免不了一個兒時的反芻，在他這回想之中。

自然他是免不了一回悲痛，他的龍鐘的老祖母，在他還未得歸來時，就仙逝了。

三

他從那般天真極樂的兒時，過慣了愉快的生活，從來不能解釋什麼叫着愁，也沒有一些事情，掛在心頭，教他有不能解脫的思索。就是他在中學時期，有一次爲着說錯一句話，觸動了教員先生的大怒，有被

開除的危險，他也淡然視之，無足重輕的。便是他的姊姊出嫁，他也沒有一些別離的傷心，他的姊姊哭着時候，他還說着：相隔很近，來去很便當，有什麼了不得的關係，鄉下同城裏不是一樣的過嗎？——他絕沒有想到這出嫁就是女子一生最大的關頭，也有終身的關係了。——他是還不識所謂‘愁’的這個字。

他把一些別離的愁以及一切的愁，皆裝在他那幾多根數腦筋做成的思想的箱中的底層，從未用着，雖然他是終年的寄食在外。他現在還是不願意想起什麼愁字來，他把那兒時的景況，也不再提起，或者他是無暇及此了。——他是被了一層柔絲縛住了。

兒時的回憶，是他在這機器式的生活上，唯一的消遣的方法。他不仍是有回想的樂趣嗎？——可是他被這新愁把他的兒時的回想壓下去了。他沒有再回想兒時的甜味了。

他雖然不願意想起極樂的兒時，但他時時要想起他的出嫁的姊姊。他有一樁不能解決的問題，存在他的姊姊的心頭。他的姊姊雖然要想替他出力，總沒有一些方法，他感激了他的姊姊，請求了他的姊姊，

總不過是一個感激而已，徒然是一個請求罷了。

‘既然這樣，那個教你那般從前的默認？’他的姊姊說過的一句話，他想起了，這個懊悔可是不錯，但他還想有懊悔之外的一個方法。他的姊姊，也曾經對他說過：‘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了，況且是親戚家，怎能講到什麼就離去呢？’他是太懦弱了，他也竟不能有一個勇敢的心志。他的姊姊又說過：‘郁卿畢竟是一個好女子，她的那般真，算是難得。她真是可憐，沒娘的女兒，真是可憐了！’他想起了姊姊所言，除去十二分地感激佩服他的姊姊的盛意和超人之見，但還是一籌莫展。他是惟有，他是惟有咒咀他自己的太懦弱了。

他不想回想到從前，他是被柔絲縛住了。

他的生活上的觀念，也好像是改變似的了。

四

‘老馬！七點五十分了。’這是他近來在得了失眠症以後的每天被能講話的鬧鐘喚起的聲音。他是不比從前了。他把這學校真看得像魔窟一樣，他那還

能記着每天早晨要早起的起身。

燈熄了，人聲寂了，他在那翻來覆去的床上，想求一些暫時的安息，也還不能如願，他真不知爲什麼似的，竟教他得了一個失眠症。

他聽了醫生的勸告。每晚實行溫水洗腳，又用冷水洗頭一次，上床以後，默計數目字數，由一至十，不出聲的慢慢說去，又預備一隻鋼錶，想受着沉沉的擺動，從枕邊發出暗示心頭停息的低聲，度一次安然的睡去。

他那裏還能再受着這機械式的規律生活上更加一重壓制呢？他以爲人生也不過是一比較長期的失眠罷了。他就是如法而行，可是在他的身上總生不出一些效力。他惟有守着更鼓，直至天明，或者僅有疲倦的失去知覺。

他很情願受麻醉性的安眠藥水去刺激，他還想到倘若神筋麻木了，或者倒反是他的幸福罷。——可是他又恨着那藥房裏買來的安神水，含有麻醉的性，究竟還不利害，還要教他在失眠中去想到他的無能解決的問題。

他無心去留意他的功課，他不想去求什麼學問，宿舍裏常常見不着他這一個人，同學們有時或者要忘記他是同級的一個，他自己也忘記了在何處消磨他的時間。同學們在課後散步必到的台城，有時看見他一個人獨自睡在城牆上注視着後湖裏零落的殘荷被那無端小艇的蕩漾，打下一些敗葉。

牆外的迴廊，在那瞬息間黑暗以後，也有一二人匆匆來往，到那更鼓起了兩聲，再也聽不着脚步，惟有他仍在欲睡不能的失眠中，抑制不下的心潮湧出無數的回想，散布在幾個酣睡同學們的夢境中，一齊出了房門，直向那月下的幾處片雲，飄綿在皎潔的天空，隨風所止去了。

他想起了幾年受過的中學教育的師範學校。

他想起了提著書包進過的小學堂。

他想起了最初念書的那家私塾，

他又想起了兒時的光景，匆匆的過去了。

他想起了如何解決的問題，到他的一生。

他又想起了他的已出嫁的姊姊如何爲他出力，計算了信期，何時可以來信。

他想起爲什麼來進這學校？在中學畢業還不知足，何以再來升學？不到此地不是少一番波折嗎？假如不進學夜，不是更有不到此地的可能？求什麼學，畢竟是智識害人的吧？——不是的吧？那問題是現在免不了的吧？

人們爲什麼下這番攻擊？是墮落了嗎？姊姊那般的明白，歸去以後，把心頭的話細細說了，或者更可以出力罷？

他還是含有希望的回想。是他在失眠中夜夜的回想。看見人家預備上課的從床邊走過把他喚醒，急急忙忙地起來。

五

他現在已經墮落了。——是他自己說的嗎？他是被人家視爲墮落了，尤其在那兒時的家山，更有滿城風雨的消息傳來。

他不能了解，爲什麼他這一個人值得人家那般的注視？人家爲什麼要拿他做一個談話的資料？他何以不能見諒於人們的心理？

有幾個說他是絕頂的聰明，不會受人迷惑。他以爲是人們太恭維他了，他還想到他的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受人迷惑嗎？

有幾個說他絕不會如此的改變，消息全是謠言罷。他想到何以昔日受人家那般信仰，現在他果真改變了嗎？果真算是墮落了嗎？

有幾個說他是一時如此，不是不再回頭的。他以爲人們希望他太切了，他想到他就是如此，爲什麼被人家叫着不回頭呢？

他不尤怨，但他也不能再辯了。

他不能看出人家視他何如人，惟有在不見人的所在，度他的光陰。

他不想說話，他終日的無語，他更不想見那視他爲墮落的那些人們。

一天晚上，幾個同鄉，和他商量回里的準備，他也忙了一陣，但心中像雷打似的；等到幾個同鄉在長時間沒有看見他的注意，又發現了他的失蹤的案子來。

六

高高的小樓，從半開的牕口，射出黯淡的半明欲滅的燈光，一個卸却晚粧的郁卿，橫坐在他的身旁，不住地整理髻邊騷亂的雲髮。他也竟不能提起他的心思，有一些打破沉寂的聲浪，——只是相對無言的呆呆地望着。壁上的辰鐘，似乎爲他們奏了一曲別離之歌的發出絲毫不亂的拍節中帶有一些淒慘擺動的回聲，從那離床不遠的一個佈滿零落梳洗用具的妝台的架上的圓鏡，反照出她的頭上的幾絲環髮，在那繡着碧桃般紅的斜枕上的兩隻呆眼，受着不能常久不發言的癡望，只有回到遠遠地視線所及的一件掛在牆上的淺綠色的大氅，還看出襯着一條雪白性的花邊。

他在無可奈何中伸出一雙快要分別的手，加到她的肩上，他身上即刻像電流通過一樣的鬆酥起來，從她的細膩肌膚的接觸。他不敢十分地用力，恐怕打破了她的癡想。但她是經不起地漸漸地倚在他的身上。他想去安慰她的一段新愁的心中蘊結的鬱抑，關

不住的欲言不能的舌尖，輕輕地出了兩重門戶從那粉香的頸邊直至櫻桃紅破的朱唇深深地一吻，帶有茉莉花香的清芬。

像觸動了她的悲痛底層一樣的細碎低婉的聲音：‘夷百呀！我們就是這樣的結束了嗎？’她更傷心不過的兩條盈盈忍不住的淚珠，像溫泉般的帶有無限的癡熱般的流出，經過芙蓉般的嬌滴滴的越顯紅白的桃頰，加上一些胭脂的粉痕，引渡到他的臉上，感覺到千萬般的癡情。

他取出了是她作為贈別的一方淡綠色的絲巾，款款地向她的包含粉淚的眼角上拭了一拭。她更如同受寒氣四逼的戰兢兢地深深的發了一陣寒勁的一吸，又發出顫慄的微碎的從胸中鬱抑的哀歎的低聲，隨着的汪汪的熱流，又潛潛的灑遍了頸邊。

他似乎再也不能不說的發了一言道：‘郁卿呀！你怎麼這般似的？我還是要來的嘞。’

他又為她拭去未乾的淚痕。把他的左手，從袖口裏伸到她的胸際的乳旁。右手却緊緊地摟着柔細的腰，為着安慰的情切，格外的用力的擁抱，又輕輕緩

緩地爲她撫摩心頭的跳動。但她若不敢接受的說着：
‘‘你不要再加我的罪惡吧！’’

沒等她說完了一句，一陣冷颼颼的涼風，從牕外吹入，衝破沉寂的把波浪捲去。屋外是疎星寥落隱隱的天空，屋內是只有悶悶的陰深深的四壁散布着消魂的微光，包圍這快要分離的一對。隔着牆外的屋簷上發出了兩個狸奴角鬥的尖聲，急促地長鳴，又來擾亂他們的心。

她是不能再哭，她是無能爲力的再哭。她又不能幫助她阻止說了：‘‘夷白呀！你能看我的可憐，來救我嗎？我是除你之外，不曉得什麼愛了。三歲以後失去了慈母，千萬般的痛苦，又向誰說呢？說又何用呢？我真視你如同我的親娘一樣，我那一件事沒在你面前告訴你？你能諒我嗎？令姊，我真是感激到十二分了，多少人能像令姊那般明白呢？應白呀，你該曉吧？你也該有一些勇氣吧？怎麼連一弱女子也還不能救呢？你曾經說過，你說，我若愛你，我便害你；我是愛你，我便丟了你。夷白呀！我不知爲什麼是害了你，若是我愛你；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丟了你，到反是真愛

你。夷白呀！你真是如此嗎？’她說完了一段，把手支頤的倚在他的身上，等着他的圓滿的回答，一皺濃眉下的烏眼，又向他催了幾次。

他只是像木鷄一樣的一些也不動，竟沒有一句言語。她又續續地發出低聲道：‘夷白！你怎麼這般的太懦弱了？你平日的勇氣究竟藏在那裏去了？令姊不是說過替我們出力的嗎？你也不是說過有最後的辦法的嗎？——你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呢？夷白呀！我就是死，我情願，但我也情願死在你的懷裏啊！唉！夷白！我又何敢怨呢？我只怨我自己，我只怨我從前失去自己的親娘。我不怨我現在沒有自己歸宿的去處，我不怨我現在增加自己的罪惡，我也不怨天尤人了。夷白呀！是我害了你？還是你害了是你所說害你的人呢？’

她似無可再說的嗚嗚地低泣。他還是緊緊封住他的如瓶的口，一言不出。把右腿靠在她的纖細的腰上，發了一聲長嘆，停了一息，反很驚異的問道：‘這裏面的背心，怎麼用這多鈕扣子，不是有十一個了嗎？’他說了一句言語支吾的話，那壁上的掛鐘，鏗

鏞的剛剛報了十一下又引起她一個恨恨的回答：“什麼十一十二的？你心中是愉快極了，你是享受家庭團聚的快樂了，我今天纔曉得這原來就是你！”

她說完了，把身子一推，獨自地坐起來，低下的頭，不住地關心到她的手正在整理內面的裏衣。他那般騷亂的心思，正如她的鬢邊的頭髮一樣的騷亂，或者還更沒有頭緒，但他似乎不能不表明心跡的，也坐起來，靠在她的身邊，沉重的說道：“我惟有把我的心破開來，你才可以曉得吧？郁卿呀！你怎麼說起那些話來？——沒有不成功的事，只要懷着成功的心。你不是這樣的想嗎？”她像充滿了希望的隨即向他說了一句：“那你回去以後，也不要忘記此地有一個零丁孤苦的阿英喲！你能如此嗎？”

她講完了一句，把她的頭兒抬起，又說一聲你能如此嗎？輕輕地把蘋果般的粉頰，在不知不覺中移動過去送到他的嘴邊，又慢慢地說了一聲你究竟能這樣嗎？他是默認的作一個長吻的回答。又回復到被燈光的蕭森的監視的相對，只消受一些黯度舌尖的甜蜜。

甜蜜罷，只是暫時的甜蜜罷。被時辰暗示的催逼，把他們要分開了。

他整理他的外衣，一手扶在她的肩上，是不願意而又不能不出口的說了一聲道：‘我且走罷，免得他們來家，又要教你難爲情。’他又被她柔荑的手，握了一握，繼續的說了一句，‘我到家以後，總是有信給你的，請你放心罷。’

她似不能回答的勉強說着：‘信不信也沒有什麼關係，全在你自己是怎麼樣？但你回去以後，全要教人家知道你一路的安妥，免得掛念行旅的人，又要計算你今天宿在那裏明天行到何處了？我是十二分感激令姊的，你替我致意罷。’

他還沒有聽完，就慢慢地走出樓門。他的心中跳動，比較跟着他一步一步的革履和樓梯相互擊拍的聲音，還加幾倍的快，并且覺得格外的響。

他走過了迴廊，出了暗香沁鼻的小苑，她已經增加速率的在他面前，把門輕輕地一開，他那提不起的兩隻腳早已站在門外，惟有頻頻的回顧，還聽着她的極低緩而又極珍重的聲音：‘再會的夷白，你好好地

走喲。’他是沒有話回答的，只說了一聲‘是的，你放心罷。’

牆旁高懸在電杆上的路燈，照他在獨行深巷裏。他心中還是忐忑的不定，他不想回到雲時的過去。轉過彎來，才聽着撲的一聲的門響，他想到大概是她又回到她的沉寂的房間去了。

街上的店門已閉，留在兩旁掛在門外的電燈，射出令人恐怖的閃光，夜深入靜的六街，只有幾個車夫在燈下絮語。他跳上了一輛黃包車，他的心頭纔漸漸地平復下來，從遠遠來了一陣擁擠嘈雜的大概是在散台以後離了戲院的聲音，似乎說着：‘今晚的霸王別姬，真要教人吊淚喲！’

他不由的把心思沉下，又想起作長途僕僕的準備，不容他有回想的只嘆了一聲，進了那第十一號的房間，嘴裏還不住地念着：

‘呀！愁我，惱我！害我，殺我！總是一個愛我的吧？’

六

一切他皆去却了，一切他皆受過了，他是唯有，他是唯有咒咀他自己太懦弱了。

“兒時呀！天真的兒時呀！你像逝水不返般的流去吧！你是過去吧！你是永遠過去吧！回首的兒時，永難再得的兒時，你是愈去愈遠吧！”——他不能再夢想到過去的兒時，他那裏還有兒時回想的甜味呢？

他是咒咀自己的太懦弱了。他是咒咀：

“人生呀！人生的人生呀！你像石沉大海般的沉淪吧！你是沉淪吧！你是永遠沉淪吧！回首的人生，無可解決的人生，你是愈沉愈深吧？”

他總是太懦弱了。

歸 來

一

他提起了回家，真是如入愁城一樣。

他不是最歡迎享受家庭團聚的幸福嗎？他常想起從前在小學校的時候，每天放學回家，見着姊妹妹妹和慈愛的母親，不知從何處發出一種神祕的愉快；到他就學在外，那寒暑假裏的歸來，更有別離後的天倫樂趣，學校已經開學，他還捨不得有一點點落落的首途，總是今天遲到明天，明天遲到後天的。他

現在還不是有如此的希望嗎？他還是如此，可是他不敢再有如此的希望；他不拋却了天倫的家庭，他是被愁城困住了；他是被人家視為墮落的一個了。他要去解決那人家視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可解決的生米做成熟飯的無可挽回的一樁事，他不是已經墮落了嗎？他不敢再回到被人家視為墮落的一個愁城了。

他是不回家了嗎？是的，他曾經下過幾次的決心，他要宣告和家庭脫離關係：他有時想到他自己這一個人，已經不屬於家庭中父母的專有物，不能被家庭的父母所利用，做一個繼承祖宗的傳統者。他又想到像他這一個被人家視為墮落的人，也無回家的必要，或者還要污及他的父母。他有時看得他一個人，有重要的使命，有極大的希望，他以為他不奮鬥，更有何人去改造呢？但他又受着沉淪的人生，想一想他的一生的究竟。倘若一個人想到自己的盡處，問一問，是不是白吃了幾十年的飯？為的是什麼一問題？就是受了千百回的磨折和屈辱嗎？就是朝不保暮的白欺欺人的一天一天向前昏昏的過去嗎？因此，他決心想脫離家庭，他又決心想離去世界，他就有萬般

無可奈何的不可了解的人生。

人總是一個貪鬼，在那一息尚存的時候，總有幾分癡想。他不是不回家的嗎？可是他還抱着如同小孩對着畫餅的一個希望，求他的姊姊有一些幫助。原來他對家庭和社會，已成為不被信任的一個，只有他姊姊常說幾句爲他弟弟不平的話。姊姊說過，她說：“我再也不替自己的小孩，在小時候訂婚，等到他們長大，讓他自己去，做父母的何苦要教自己的兒女受一些罪。”——這就是他要回家的一點希望，他就再鼓勇氣的歸來，他懷着十二分充滿的希望的回來了。

學校爲着那兩省戰爭的延長，宣告了提前放假；他更接了一個突如其來的‘父病未愈可速回家’的電報，催促他匆匆就道。他想了爲什麼父親已病他還是一無所聞呢？他是多時未接家信，他也沒有想到父親已經病了。大概這骨肉之情的生離死別之際，最能起人們哀痛的丟却一切怨恨。他雖不知道他的父親病勢如何，但他想病發而來電報，全是病重的通告；他想到此生或者不能再見一面，他就把那脫離家庭的心思澈底取消；自然，他是歸心似箭的回來了，他

自然是急急地首途了。

學校裏的轟轟烈烈的同學，真算是來往如梭的時時對面，刻刻相逢。宿舍裏的自習室更有一種五方雜處的熱鬧；各個房間的佈置，完全是一個單調的小家庭，幾個愛好審美的同學們，更有那些畫兒和照片兒高高的掛起，還有一種不整齊的美，就是各房間不同，處處帶有個性的表現。可是到了放假之時，在轉瞬間的變遷，真是大煞風景。地上皆是被丟去的字紙和一些不受學生們加以青睞的小冊子，還有平日視爲珍寶的講義鋪滿，天井裏或在走廊之下也皆有幾隻破壞不堪的網籃，粉白的牆只剩有幾張曾經黏過畫圖而今不生的紙，各個的床空無所有，惟見幾根曾經作爲帳竿的細竹零落的橫七豎八，像這樣轉眼蕭森衰煞的景象，再加上一陣如同舉哀的狂風，把碎紙飛揚，也教他感到由小見大的盛衰之理。門外的車兒馬兒，又是人聲噪雜的各自西東，裏頭也有一兩對像奏凱旋之歌得意而回似的，交頭接耳坐在車裏隨着馬蹄得得之聲而去。那冷落的宿舍，惟有回家較遲的或者竟不回去的同學們，來接受那淒涼的况味了。

他自然急於要回家的了。他隨着那大批同學的征程，也就匆匆的首途。他是有經驗的做慣單獨的旅客，那旅路上的換車換船，他更是適應豐富的有一個歷程，無須記在心頭。一個人的行旅，每每要有寂寞，或者才可以另有趣味，往往遇見同船的因緣；可是他惟有希望極快的到家，并感覺不到這獨行千里的孤寂或者還有什麼巧遇的興趣。不過寫了幾封長的信，作為安慰去後之思罷了。有時在夜景航行的船頭，看看不興的水波，兩岸的蘆葦，幾處的燈火，和天外的一鉤月照三星而已。

到了E埠，會見了他的哥哥，才知道父親的病實在不輕，在哥哥前次回家以後，還算好點，那電報就是哥哥所發的了。

哥哥說：‘父親病了四十多天，我們也沒得侍奉湯藥，真是荒唐。惟有兩個妹妹照應一切，足足也有四十多天沒得安眠，我們真是對不起她倆。’他聽了哥哥的話，自然也有同樣的感想。他很高興的說：‘我們到家，多請她倆幾回就是了。并且從南方帶回東的西，也可以多送一些給她倆，好幾頂的頭繩帽

子，除去家中的阿俊和阿順每人一頂，其餘的也可送給阿銘姊妹和阿平。他哥哥又說前次到家的情形，和母親盼他歸去的心。’’

他說了一些話，把他視為愁城的家山，早已忘却，又想起天倫的樂趣了。——他就同哥哥又收拾行裝，僱了兩輛人力手車，過歸故里了。

二

他們兼程了兩日，那童顏的伊山，愈走愈近，過了鹽河，已望見叢林的峙埭；哥哥說了：‘‘二姊家這樣好的風景，今年總得抽暇去一下。’’這裏他們且行且談，過了幾處人家，走向了一條長街，黯黯的還似十八世紀舊式的砌石街道，被着車輪轟轟的反響，正不知兩個歸客，已快到家門了。

他心中被天倫的樂趣，占滿着代替愁城的區域。他想到家以後見慈愛的雙親，看見父親病後的健康，母親看見他們回家，又不知什麼似的十二分安慰，阿俊小姪女，更是要有一片天真的歡迎，小姪兒的阿順也學着話的向他們笑盈盈的表示高興了。他

自己又想着這家庭竟教人有說不出的吸引力；他雖然沒有去問過他的哥哥，他想哥哥也一定有如此感想了。不然，疲乏的走了一天，那裏還有力氣像那加倍速率的最後五分鐘的快步呢？

真是快的很，他們已經穿過這多少年來沒有進過的陌巷走進仍舊是兒時的家門了。

“阿嬈嘍！二爺來家了！”他正走進門聽得出是一個不到五歲充滿爛漫的活潑潑地小女孩發出尖細的高聲，真算是一片天真的表示，全不顧令人有難為情似的，會發出那舊式女子真羞的狀態。

他看見阿俊，不知爲着什麼的高興的前後的奔往，又來看他們卸却行裝，立在他的面前，不住地亂跳，那一雙烏深深的毛眼，在美麗中又有智慧過人的注視，處處皆表示那天真而又聰明的態度。他把手扶在阿俊的頭上，阿俊趕快的抬起頭來轉後的向他笑融融的一望，他對哥哥說了：“阿哥，小丫頭長得好頑了。”

他們還沒等照料完畢，就去進見父親。

“你們回來，一路很好嗎？”是他父親勉強地也沒

笑出來說了一句。哥哥回答一些途中的情況，他却看出面色蒼白的父親，真是久病新癒的健康，也還帶有一些病容，尤其是深黑的鬚鬚，已經多半變白了，那手背上幾條筋絡，更是現出心思過度的青色。他想到年老的人，實在是經不住久病，況且是這幾年來心思繁重的父親呢？雖然父親久病，可是聲音還是那般的宏亮，在他們說了途中情況，又談了一些南方情形的父親回答中，還聽出是享高年的厚重的聲音。

他們回到後堂，又見慈母。年近七旬的外祖母也沒回家，單單爲等着他們的歸來。

母親坐在一張長凳上，他是正在洗滌那頭上的灰沙，哥哥付給車夫的錢價已完，又回來整理箱子，站在桌子旁邊的阿俊，高還不及桌子，把頭翹起來，注意到哥哥的手，像有所希望的關心。

他看見母親的慈愛的眼光，不住地打量他們，却無一言，他想到母親的慈愛，全是天真了，并不在什麼言語之間。

他還沒有注意到或是想到，爲什麼家裏的人皆對他這般不比昔日的冷靜，他或者將要感覺到那人

情冷煖世態炎涼的習見，也要加到他的落魄的歸來，他正在疑乎家裏的人何以皆默無一語的，那尖細的聲音，似乎說着：‘‘二姑已經死了’’的一句話，從阿俊的沒有得着玩具的心理的有欲未遂的嘴裏，發出視爲無關緊要的報告。

哥哥像受着極強的電力的刺激的反應，隨即問了一句道：‘‘你那個的二姑?’’可憐阿俊像小鷄一樣的被她母親推到房裏去。他是如同忽然做夢的，還聽着母親說着：‘‘小孩子，怎麼……，’’完不了一句話，又早已把衣袖去拭淚滴了。

哥哥手裏還拿着一頂新鮮粉紅臉小絨帽子，却兩眼定神的回顧母親，又回到低頭不語的凝想；真還是做夢，把受水濕過的手巾，覆在面上，竟不敢取下；悲痛淒慘的一幕，被這瞞不過的消息所籠罩，沒有絲毫的聲浪來衝破；不知人們傷心的天真的阿順，正得意揚揚的要著那新鮮粉紅的小絨帽。

誰也不敢在這當兒，說了一句話。還是他的外祖母像有些達觀的說出一個勸慰的聲音道：

‘‘人也沒有不死的嘍！她這般年紀，就死去了，

實在可惜；但也無法，已經過去的事，全要看破一點吧！天下事也正難逆料喲！」

在他的外祖母心中，或者也曉得這樣的勸解是毫無效果。不過在這悲慘的幕上，多添一些傷心的畫片罷了。他確真是做夢，他還以為這是說的那一家的事情，他不知如何叫作傷心了。

“是二姊嗎？是二姊死了嗎？真的嗎？二姊那裏就死去，二姊一定是沒有死，二姊嗎？真是二姊嗎？”他的手仍不敢離臉的低頭暗想。他的哥哥就更心酸的問着：

“這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前回來家，不是好好的，她不還是送我的嗎？”

那個來回答？母親只是拭她的眼淚，勉強出了一聲道：“還有什麼說呢？就是上月的十六。”

靈利的小阿俊那裏知道只說了這一句不知輕重的話，就惹得一屋的人皆是面面相覷淚眼相看呢？雖然不懂得什麼傷心的小阿俊，也注意到人家的神情，有一個天真憨呆的表示，却不敢再有得意的說出了半點聲音，只站在房門之旁，若有所想的窺視。

他仍然似在夢裏，不知有如何的傷心，只聽着外祖母緩緩地說了：

“論起來，她實在是沒有什麼病，不知是怎麼似的。懷着孕的人的性命，真是捧在手裏一樣。稍有不小心的，就生出危險來。你那表姊，把給朱家的，也不是懷着七個月的孕，就洗一回衣裳，把腰稍爲整一下，當晚就流產死了。可是她在臨死的時候，我替她穿上綾紫棉襖，格外的現出面色如生，沒有一毫短壽的樣子。人真說不定將來喲！”還沒有停止了話頭，他的母親就接着恨恨地說道：

“那裏？好好的怎麼會死呢？還不知吃下了什麼東西？她那死後的指甲，不是已經反了紅色氣的嗎？那額角上，不是更紅？病死的人那裏會這個樣子？唉！這個死鬼，怎麼會想起這樣事？”

他真不願意聽這些傷心的話，哥哥已經伏在櫃上，母親和外祖母歎了兩聲，他又聽了阿俊的母親說着：

“真也奇怪！二姑回家時候，像死別的到各處辭行，不常來往的楊姑家，她在臨走也去一回。便她經

手的眼目，皆算得清清楚楚，那個曉得就一去不來了？那個曉得她早已就懷着這個心呢？王媽說，在她的床底下，不知找出了多少火柴莖子，她家裏連一字也沒提到。二姑這般的心恐怕也不是一日，可是在家伏侍父親的病時候，我們絲毫也看不出，我們一點也不曉得她竟會如此了。」這話語還沒完，他的母親又接着說了：

“她這般死了，真教人不知道是病的或是落胎，或者還是吃什麼東西下去，真是一個癡鬼喲！”

“還是吃東西下去的多。”

“這些話也不足信，還是有孕的人是危險。”

“唉！癡鬼！真是癡鬼！”

“唉！人也有什麼意味？”

真是一幕不知伊于胡底的悲慘，繼續下去，總是傷心吧了！還是他的外祖母說了：

“算了吧！已經過去的事，也不必再提起罷。”

他像從夢境醒回的，才注意到桌上的慘黯的燈光，射着并肩而坐的母親和外祖母，淚眼盈盈地對他們打量，哥哥已經無語伏下，便抱在懷裏的小阿順，

被這沉寂淒慘的景象的恐怖，也沒有嬉笑的態度，只是向人呆望。他那兩手還拿着潮濕的手巾，像把他夢境迷惑的拭去，不能支持的向椅上一坐，心裏還戰慄的想道：

“二姊！二姊真是已經死了嗎？”

他更是傷心。他有一個最後的希望，隨着傷心也就絕望了，他又從何傷心？他只是還在做夢，他想姊姊還沒死去吧。這死去的姊姊，或者是在夢境中的死去罷？他想到他自己也不是有死而復生的夢境嗎？他以爲姊姊大概也是手壓在心頭，暫時的血脈停止，總要回復罷。他是有如何的傷心，想到他自己的問題，現在姊姊已經死去。他就恨起蒼天的不仁，咒起神明的惡意了。他想：

“天！爲何這般萬惡？不應當死去的姊姊，偏要死去；應當死去的，反不死去，要活在我的眼前。”

他真無暇傷心，他還在一線希望的冥想。他那裏還想起吃什麼晚飯？但他被小姪女再三的催促，使他的外祖母也說了無論如何，總要吃一些，不然，他的父親就要疑心，不是更難受嗎？他就低着頭走向前面

去，哥哥已經先到。

他同哥哥坐着對面，他在外面，他的父親却在右首。他進了屋以後，就不敢把頭抬起；左手拿着洋白磁的碗，緊貼在桌子上，右手舉起筷子，輕輕地來往；屋裏有一些吃飯的零碎聲音。他不想去注意的聽了父親說着：

“今年也真太壞了，兵亂以後，稍有一線希望，又加之以病，并且，唉！”

他又不敢作什麼回答的，只把那低着頭的眼皮裏瞳孔的轉瞬，微微地斜視。父親像已經知道他同他的哥哥得了一種什麼惡耗的同一悲傷。他想父親大概早已知道這個消息，不然，何以見着他們有格外難過的情形？

哥哥是勉強鎮靜的像若無其事，他自己從那回想中所免不了的沉痛所發出的熱流，在忍不住地將要跳到眼眶外時，只好作一個很快的高聲的咳嗽，像做用氣工夫的把那要同眼眶離開的淚，又收束上去，隨即把頭低在桌面下，用手去攸了一攸；那對面也發出同樣的幾聲咳嗽，他却不敢再去斜視了。父親也還

有像他們昔日歸來的訊問，他們也一一的回答。

他總算把這難吃下的晚飯，好容易吃下去了。以後，他又在那夢境中去尋找他的姊姊去了，去尋找他姊姊的靈魂去了。

三

他的父親問道他們整天的到什麼地方去，他只是支吾的沒回答出所以，他能忠實的說出來嗎？他能告訴父親說到他的姊姊墳上去過了嗎？

他不敢在人面前去回想一次，尤其是當作病後的父親和悲傷的母親。他的外祖母又回家去了，那一個能做勸慰的人呢？

他要想起那無辜的被他姊姊遺棄的三個小孩，那最小的一個，還僅一歲，連話也不會說，就加上一身孝衣，真是任他怎樣的人，也要傷心吧！他却能在人面前去傷心嗎？

母親也曾經說過，她一個人不敢獨坐。拿起了一樣東西，看見了沒有關係的石頭，也要想起了死去的人，想起了從前去朝朝暮暮的來路。母親說，記得，生

下了他的姊姊，呱呱墮地的一聲，猶如昨日，想起了從前，免除不了的要吊下一些淚來。他能在他的母親面前去觸動母親的傷心嗎？他們還總要做出一些歡樂的樣子喲！他們真是把悲慘的一幕蒙蔽在不說話中喲！

他歸來以後，那裏享受家庭的團聚，簡直是傷心的晤面罷了。他又曾經勉強抑制他自己，忍心的說了一些勸慰母親的話。他說。

‘姊妹四人，中途的去了一個，怎禁得沒有骨肉的傷心呢？但是事已至此，那個能去挽回呢？懊悔也懊悔不來；只好看破一點了。’

這種勉強的腔調，不但不能稍煞母親的悲哀，就是他自己也有忍不住的心傷，他是忍住口不敢再勉強的說出了。

他們像把這樁事情，忘却一樣，也沒有人重行提及，誰也不情願再說。可是那天真的小阿俊，常常要說着：

‘二姑已死了，小銘是沒有娘了。’

阿俊學習她的經驗增加一樣的，把這事牢牢記

着，還要在她的嘴裏練習；被她的母親說了好幾回，說已死的人，不許常常掛在嘴上；但小阿俊還很驚奇的把那烏深深的毛眼對人望着，薄薄的小嘴唇很快的說着：

“媽媽喲，什麼叫做死啊！”

他們是瞞不住的，他的父親也知道了。

父親究竟還是父親，不像母親那樣，父親說了：

“人生總是免不了一死。死的人已經無所知覺，難過的全不過一些還有知覺的罷了。看得破的人固然很多，不能看破的又那裏少呢？我現在也不得不看破一點了。”

他們弟兄沒去安慰他們的父親，反被父親說了一些解釋的話。父親究竟還是父親，他也心安的，以為父親還不很傷心，不然，這過度的傷心，要把那舊病會弄糟的喲。他的哥哥，也有這樣的心安。但阿俊就跑過來對他們有好奇心所指示的問着：

“二爺啊，爹爹一個人坐在椅子上要常常去拭眼上的水，是做什麼的啊？”

光陰在疎忽中，也實在快的很，那年節差不多也

快到了。還似往日的元旦，只添一個傷心的迴憶，他想到從今年起，就再不能見姊姊一面了。

家中仍然要送節禮，也還似往日，母親也說了，如今雖然她是不在，節禮還是要送的。這節禮依舊是兩份，也還是昔年送禮的劉大担去；各樣皆買好了，皆停當了，幾樣的水果，更比往年的那般鮮好，劉大把担子理好，邁力出門，只聽年老的對着說了：

‘到三姑家裏也不要把這事提起，免得在年殘歲底的傷心嘍。’

有什麼新年的樂趣，一家裏的幾個，全不是懷着傷心的人，說不出來罷了。只有小阿俊還要穿那是她二姑送給她的那一件花洋緞的棉襖，她說最歡喜二姑，頂歡喜二姑送給她的衣裳。

送禮的劉大，兩日後回來了。家裏人皆想得到消息的，去問劉大，劉大說是：‘三姑很好，小姐也養得好。三姑說從南方帶來的兩隻火腿，一隻是送給大少爺和二少爺，一隻是送給二姑，我不好不拿回來。’

這些零碎的事，就是觸在他眼前的傷心吧。

四

他實在不忍心終日的在家，受那淒慘的威迫，而他這被人視爲墮落的歸來，更無心去訪問那些前輩老鄉長和同鄉的同學，——甚至無有面目？他被他父親訓了話，他就悶悶的獨睡。他是更難過的，他惟有得到稍爲安然的，在這獨睡之中。

“大爺和二爺皆回家了嗎？”他在那睡的房間却聽得出是在他家多年的趙媽的聲音。他想去和趙媽談了一些閒話，但他是勝不過愁悶的縛束，在他還沒有支配他的身體將起來的時候，已經聽着一個回答：——“回來好幾天了”——是他母親的口音。他懶於這無謂的周旋，他仍舊睡着。

“二爺是在家嗎？”又是趙媽問着。他正預備說了“我是在家了”的一句話還沒出口的時候，他聽着阿俊的母親——他的阿嫂——就接嘴說道：“他們那裏能夠終日在家，全是出去了”。這樣，他是很樂意的有一個靜聽。

他聽出趙媽用很低的聲音，說着：“聽說二爺在南方是要不回來的吧？說是已經有了一個人，安了家了，還是女學堂裏的？究竟有沒這回事？”聲音微細

到波浪一般地傳出，他只聽了母親說着：

‘這兩件事算是我心頭的大病嘍。’

‘我說，要念書就請先生在家念，也不必進洋學堂。現在也愈弄愈奇，還有什麼女學堂。再過五年，要沒有‘真主’出世，也真不得了。’這是趙媽的光明正大而又有感慨係之的聲音。

他覺得她們像論點變更的，聲音也復回到原來的腔調，趙媽又問了一句：‘大爺和二爺，也到二姑的墳上去過嗎？’

‘是前幾天去的，當日就回來了。侍家還留他們弟兄倆多住幾天，他們那裏能住呢？’

他又聽出是趙媽接着說道：‘二姑也真太癡了，三個如同鮮花嫩的小孩，她就拋棄了。’

‘人家還不是人家嗎？只苦了那三個沒娘的小孩吧了！’是他母親含淚的回答。

靜默了一忽，他又聽出是阿嫂的聲音：

‘二姑爺倒好。他對三個小孩那般的珍愛，他常帶三個小孩到二姑的墳上去，聽說他想起心傷，就獨自哭了。’

‘‘又有什麼用了，人已經死了，無論怎麼樣好，也不能叫已死的人再活了。’’

他又聽出趙媽的感歎的聲音：‘‘現在是這樣的，將來你再看看吧！我的話說在此地！’’

‘‘決不至於，二姑爺不是這樣的人。’’

他又辨不清楚，只聽了說什麼：‘‘就是將來再說一個，也不容易，那一個能受那惡氣呢？那個能同前娘的兒子處得來呢？’’

‘‘我看現在不如把阿俊，說給侍家的小銘，一則仍可來往，二則親上加親，也是很好。’’ 仍是趙媽有所建議的聲音。

他不願再聽了，他輕輕地咳嗽一聲，走出了房門，還聽着趙媽說一聲很驚異的：‘‘二爺不是在家了嗎？’’

他看出那多年不會有赤血球向上升的趙媽的面皮，也像有一些難爲情似的，大概是記掛着談論關於他的話。但他就猜出，那趙媽還存着一個或者他是沒有聽着她們所說的僥倖的希望的心，就說着一句道：‘‘二爺是睡覺的嗎？什麼時候從南邊回來的喲？’’

他帶有滑稽的又迎合心理的其實是確是如此的，就回答說道：

‘我從前是睡覺的，現在可是醒了。’

‘你聽到我們說的什麼嗎？’

‘我沒有聽到。但你說替阿俊說給阿銘，我不贊同。表姊妹是同一血統，怎麼能做親？年紀又是這樣小，二姊說過，不替小孩訂婚，讓他們自己去，這話，算是二姊的遺囑，應當要遵守的。’

他急急地回了幾句話，就走出大門。他不情願對着這愁悶的一幕，他不情願受這愁悶的壓抑。他惟有望望街上那些熙熙攘攘擁擠的人們不知道爲着什麼，也不去稍爲休息那兩條忙碌的腿，情願急匆匆地來填塞這如同潮水般的市浪呢？

他也不願再望，來往的人們，有的是對他很冷落的走過，有的却像凶凶的仇視他。他就仍在獨睡之中受着愁悶悲慘的威逼，他還是把那傷心在說不出的冥想之中嘍。

冥想，又冥想到什麼地方？他是醒了，他的希望是絕望了。他連冥想也不敢再有，他不敢再想到他的

姊姊了，他是絕望了。

五

“二爺，小銘來了。”他正在案頭寫寄到南京去的一封信的時候，他聽出是阿俊所發出的表示歡迎的聲音。沒有等到他預備寫完那正在寫的那一句，和阿銘同來的王媽，已經抱着阿二——阿銘的弟弟——站在案旁，嘴裏還說着：“阿二，喊你的舅舅，把好東西給你吃，把好東西給你頑。”他把頭從聲音反應之中抬起，却看見阿二不住地向王媽的懷裏躲藏。

“怎麼連舅舅也不認識了，不是前天到我們家裏來的嗎？”王媽又對着阿二說了一句，他的心酸還沒容他表示，他的母親忍住淚從門外進來，斷斷續續地說道：“阿二這幾天好一些了嗎？還是哭着要他的娘嗎？”

“那裏能？白天還好一點，到了晚上就鬧起來。王媽款款地回答。他的母親伸出慈和的手在阿銘頭上摸了一摸，又說了一句：“阿銘現在也消瘦好多了”。他在沒注意之間，王媽又說道：“阿銘怎麼連

話也不說呢？跟着舅舅買好吃的東西去吧！’

他真忍不住的心酸，對着這兩個零丁的孤兒。一個是話還不能講，一個是不到四五歲的小孩，他怎麼能對着這兩個孤兒，表示他慰念忘姊之情？他真不忍心去教那兩個天真的小孩發出人們原始的傷心，他真不忍去問阿銘和阿二，是不是想着母親，是不是已經曉得成爲沒娘的小孩們了。他惟叫阿俊和阿銘們一同去頑罷。

母親又問了一些無可挽回的疑問，便是王媽也說一些似是而非的回答。他走到阿銘的面前，牽着阿銘的手，他就想到天下最可憐的，在天真的兒時，就把親娘失去了，他是忍着心腸，問了阿銘一句道：‘‘你還想你的母親嗎？’’但是阿銘在不情願回答的，把那留着短短的烏烏的頭髮的頭，向後一扭，只說了：‘‘唉！我不告訴你。’’

阿銘和阿二兩個連飯也不吃，鬧着要回家。他的母親買了一些橘子和蜜棗，這是阿銘最歡喜吃的。他是癡癡地望見王媽帶着兩個無辜失去親娘的小孩們，走向一條悲慘的路。他還聽着他的母親叮嚀一句

道：‘王媽，哦 你好好照料這兩個小孩，我全不辜負你一片心——喲’。

他唯有在這悽慘的一幕，深深躲在那睡夢之中，不敢再有傷心的話，來助長這悽慘的悲景。

他歸來多日了。他那裏知道在這短期的歸來，同他姊姊已成了隔世。怎能再同他姊姊說一言，見一面呢？

歸來一幕！最傷心的歸來喲！

原 书 空 白 页

胸 陽

——寫給亡姊的一封信——

亡姊無恙：

亡姊呀！你是仍然無恙嗎？你的存在人間飄泊的弟弟，今年到胸陽了。你可知道嗎？呀！亡姊呀！我到胸陽以後，更教我這說不出的傷心，又深刻了一層：你還知道這胸陽，就是我們小的時候常常到的外祖母家的所在地嗎？亡姊呀！胸陽我是幾年不到了，在我這幾年離開胸陽的重來，你已經不在人間，便外祖母家也有多少的變遷。最所鍾愛我們的三外祖母，在

你離開人世之前，已經不在了，你該記得，你該去請安；西天井大舅母三舅母和二舅父，在二個月中，相繼去世，能不教人哀悼嗎？現在只有曾經看你生下，看你出嫁，曾經看見你閉目長眠的外祖母，她還是身體健在。你呱呱墮地的時候，她替你去找乳娘；你哭着怕出嫁的時候，她勸你上轎；你在無知覺過去的時候，她替你穿‘送老’的衣裳。呀！亡姊呀！她談起了你的一生，不更教人痛心嗎？呀！亡姊呀！這不是更深刻地增加了我的說不出的傷心嗎？

從前我在此地念書的時候，外祖母和舅母們，皆是問道你在家怎麼樣？雖然沒進學堂，總要問道在家念不念書？在你出嫁以後，全要問道你同你的婆婆相處怎麼樣？能不能夠得婆婆的歡心？——我又到此地了：固然有幾個，已同你一樣的過去，但存在的她們，却問道你丟下的三個小孩，是怎麼樣？你的丈夫娶了什麼人？她們說：做你的三個小孩的後娘，叫我們家中認作‘頂頭女兒’好照顧三個沒娘的小孩；最好這個人，要得我們家中的同意。呀！亡姊呀！這相隔幾年的前後不同的回答，能不教人痛心嗎？——這相去又有

幾多年呢？在這相隔很近的幾年，教人家對你有隔世的關懷，教我爲你說隔世的回答。亡姊呀！你是過去了！教我怎麼能爲你說還是存在人間的回答呢？亡姊呀！你不要怨我爲你作無情的回答，你只好怨那致你死的原由的社會罪惡吧！

呀！亡姊呀！請你恕我罷，我是失言了，我是荒唐了。——你一定是無所怨尤的。你那般堅毅的決心，早已打在心頭嗎？你那般不可挽回的志願，早已發誓嗎？你看透了人生嗎？你看人生是太混濁了嗎？你把生死看得了同等的價值嗎？存在你的心中全是清風明月的大自然吧！你真是打破生死的關頭了！你是歸東到極樂之地了！呀！亡姊呀！你真是永遠幸福了！呀！你得了永遠的幸福，就教你那存在人間的弟弟，增了無限的傷心了！——你太忍心了！

你不是太忍了嗎？你可知道你的慈愛的母親，天天爲你流淚？你可知道你的年老的父親，爲你添了一段悲景？你可知道你的弟弟，更爲你有說不出的心傷嗎？他要傷心，他的父母，更要悲痛，這不是藏在心坎裏的傷心嗎？你可知道不流淚的心傷，真是傷心嗎？

你可知道哥哥也有一樣的苦痛嗎？你可知道已經出嫁的妹妹，也是如此嗎？你丟下的三個小孩，不住地要娘，也不像從前的活潑，天天哭着，你可知道嗎？那一個不爲你洒了一些眼淚！你家的婆婆現在也說你死得可惜。——你不顧一切了。你只求歸東你自己，你不是太忍心了嗎？

你不要說我太不懂得你的心理了，你要我同你一樣嗎？我是太樂意了，我是太高興了。——你受着無辜的犧牲，飄遊在太空的孤魂，能不教你弟弟替你找一些歸宿嗎？你忍心也教你弟弟像你一樣的做一個無歸宿的孤魂嗎？我想做你的孤魂的伴侶，我尤其想替你飄遊在太空的孤魂找一些歸東：你那存在人間的三個小孩你能教他們做無辜犧牲的產兒嗎？你能瞑目嗎？——這不是說你也有這樣的希望，但生者總是難堪啊！

亡姊呀！你大概是到天國去了，你是享受永遠幸福了！你的堅決的求永遠幸福的決心，怎麼不教你弟弟知道一些呢？亡姊呀！我現在在這相隔幾年重來的胸陽，我還以爲你在那離此幾十里的一個村莊上了。

——不錯；你仍然是在那村莊上；遠近的樹林，無數的小鳥，爲你奏着早樂；潺潺的河水，小小的板橋，爲你添上一些風景；夕陽西下，三五成羣的牧童，如在畫圖；高高的夜月，萬籟俱寂的時候，一片白茫茫的原野，發出農夫耕地的歌聲，慰你寂寥；在望的伊山還是對你微笑；鹽河的長流，時時看見布帆隨風直動；河邊的楊柳，堤上的榆樹，不是春到抽青嗎？——仍然如同昔日。只是我怎能再到那村上，去叫你一聲姊姊呢？在回想的離此幾十里的那個村莊，怎能不生出一片悲慘的淒涼的幻景，在我眼前呢？

我記得幾年前，到你家去，那時阿銘還在懷抱，啞啞學語，你教他喊我叫舅舅，阿銘怕見生人，忽然哭起來了，你說鄉下小孩，總是怕人，我便發笑。——呀！現在的阿銘，他能喊我了，只是我怎能再叫他去喊你一聲呢？他向我哭了，我怎能不想起他那啞啞學語的哭聲呢？我看見這飄零失恃的孤兒，怎能禁得我的傷心呢？他向我哭了，我怎能硬着心腸，教他不哭呢？又怎能禁得不隨着他的哭聲，也吊下了不能給他看見的淚珠呢？阿銘是大了，曉得好歹了，他不在他

的舅舅面前哭了，他只是不說什麼話，呆呆地向人望着，怎麼的問道他，他也不發一言，他的零丁孤苦的樣子，怎能教人不想在你懷抱時的活潑呢？他愈不哭，愈教人酸心。呀！亡姊呀！你看見我們的酸心，也在那裏心酸嗎？

我還記得到你家去的時候，我是悶得不過，心裏急着要回來。你說鄉村生活，另有風味：許多的天然幸福，皆被農人享受了。你說你們每天早晨，在東邊一顆星沒落的時候，早就起身了；做了多少事，才看見懶懶地紅日，從大地上出來；你說你們在夕陽將暮的時候，各事做完了，晚飯吃過了，帶着幾個小孩到柳陰之下，看野鳥歸林唱着晚歌；幾處橫騎牛背的牧童，也揚揚得意而來；你說你們最好在月明之夜，守着清白的天野，教小孩們幾首小唱：有時繁星密佈，銀河橫空的時候，看流星的射落，叫小孩們把短短的頭髮，結了一下，明朝好在地下拾着銅錢；你說這些興趣，在街市上是得不到的。——呀！這些幸福，你安然享受了！你永遠享受了！只是在你弟弟的心中，全變做一些最悽慘的景象了！留在腦海中一段悲劇

了！

我現在不敢再去看那夕陽，我現在更不敢再去
看那月夜；早霧晚霜，如同在我心上，加了一層慘幕；
微風細雨，好像透進了我的沉痛的底層。——這全是
我傷心的資料罷了！尤其在我到你那長眠之地的時
候！——我記得：

我買了一束鮮花，從人羣中，脫了擾攘的市聲，
走向一條回家的舊路。無端柔細的東風，吹透骨髓似
的教人懶於行路；迷茫的天空，籠罩青碧的四野，都
充滿着希望的，濃厚的，塵氣不分；路旁一些不高三
尺的墳墓，覆上新土，還有新紅的方紙，壓在墳頭；
——你知道留存人間掃墓的清明節，已經過去幾天
了。

家中來信問我為什麼只相隔幾十里在應當回家
的時候不回家去？你能知道我是要留着這個時候好
獨自地到你墳上去嗎？請你原諒我，在應當掃墓的清
明節，我不敢從家中到你墳上去，恐怕慈愛的母親又
要多落一些淚呀。你不要說我對你忘了姊妹之情，我
是說不出的傷心呀。

日光把牠的一層薄幕浮上去，好像被沉痛的感動，帶出慘淡的色彩，毫不放出牠的光暉，不然，拿在我的手裏的一束鮮花，早已要凋落在走過的路上，隨風飄零了。我雖然在漫漫的長途走着，不住地留心手裏的一束鮮花；嫩黃的粉紅的一瓣一瓣，襯着醉意的綠葉；呀！亡姊呀！我想起家中的屋門前的一株月季花了。我想起我們小的時候姊妹四個一片天真的。我記得那時候我是十二歲的光景，你是十三歲，三妹是十一歲；我同三妹進學堂，你在家中，我們放學歸來，你不是常常擷了一朵鮮豔的小紅花，插在我的案頭上的小瓶裏嗎？我唱了一首‘浪橋’的歌，是先生教我的，三妹也會唱，我們一齊唱了，你歡喜到了不得，又擷了一朵給我；但是你忽然伏在我的案上哭起來，把花也拋在地上，你說你不得進學堂；我們叫你不要哭，我同三妹唱歌給你聽，我們唱得愈高，你哭得愈厲害，晚飯也不吃，獨自地睡去了。亡姊呀！你知道門旁的月季花，還是無恙嗎？亡姊呀！我買了這一束鮮花，如同我們門旁的月季一樣；我把這一束花，送到你墳上，你千萬不要想起那十幾年前在我們散學回

家時，你爲什麼哭的那回事。亡姊呀，我把這花兒丟了去罷，免得你又要回首傷心嘍。

遠遠的伊山，漸漸地回過臉來，向人微笑；路上的行人，來去的皆望着這一束鮮花，牠是經不住人家的注視，含羞的花瓣，畏縮起來了，嬌嫩的綠葉，也變得乾枯了；或者牠到你面前，也有一些難受罷。我把這一束鮮花，就放在路旁的澗裏，任牠隨着水流的浮沉去了。

過了夾山口，就望見家中的大樓，我直向你那村莊而去，我不想到家裏停息一下，我是獨自地去了。日已過午了，影兒漸漸地長起來，離你的村莊漸漸地近了；腳底走的路，轉過方向，如同似曾相識的，加上一些速率；這一條從你那村莊上到街上去的大路，我不過走過三次，這就是第二次的後一次，在三次之中，只同你見了一面。我記得去年寒假，同着哥哥，到你那村莊去。我是第二次看見一路垂楊，灣灣的圩河，南北的田野，猶如往日，只是走進圩門的路旁，靠着河塘的岸上，多了一座新墳；哥哥沒到圩門，忍不住的眼淚滴着地上，却回頭望望我，還對我說了，‘你

把你的眼睛也拭一拭吧。’——我是仍然記在心頭，這又要做第二次的第二次了。亡姊呀！走遍了大地，又怎能再有像在你那村莊上第一次的晤面呢？

我不敢再向前進，我不能指揮我的兩條腿，教牠走動；回首的伊山，現出莊嚴的尊容，問牠千言萬語，也無一些回答，好像對我下了絕情的表示，保持牠深刻的威信；我又不敢回家，還是背着方向，徘徊在不能決定的一個歧路。

夕陽紅似火的晚霞，散在天外，幾個樵夫荷着滿載而歸的乾草，經過河旁的板橋，直向你那村莊而去；隨着他們歸途的視線，被他們驚起的一羣小鳥，飛到夕陽附近的流水迴繞的一個孤村旁邊的樹林裏去了。夕陽是留不住了，只剩幾片紅雲，還戀戀地不忍分開；到底夕陽是疲倦了，沉沉地睡下去，大地是加上一重黑幕，天空也多一些黯淡，幾片失去依附的紅雲，也沒有歸宿的分散了；寂靜的四野，只有你的弟弟徘徊在不能決定的歧路，望着你的孤墳不敢前進。

青翠的伊山，換了牠的晚妝，深深地藏在黑雲之

外；你那叢林的村莊，也隱隱地出了我的視線所及；幾隻狂奔在大路的吠犬，大概是在尋找牠們的晚餐了；對面來的黑影，我是辨不清楚，你能在我面前，把你昔日的音容，化了出來嗎？亡姊呀！你怎麼這樣的無情呀，連你那一堆的黃土，也使我看不見了。你不要恐怖罷，我是安慰你的，你千萬不要給黑沉沉的籠罩，不敢出來呀！——你爲什麼不教我看見你的孤墳？你是怕見我有一些難受嗎？

你是無知，還是有知呢？你是有知罷。你是有知，你怎麼忍心教你的弟弟徘徊在黑沉沉的歧路呢？你是無知，怎麼你的未散陰靈的影子，在你的弟弟面前呢？——亡姊呀！我情願立刻地變做一片黑雲，把你遮幕起來，教人永遠地看不見你的孤墳。你知道這墳，就是人們傷心的對象嗎？

大地停歇了好久，好容易盼到的一縷幽光，從背後直把我的影子射在地上。我如同在夢境一樣，在夢境中走了多少路喲。我回頭望望月色，四圍纖細的斷雲，真不知牠們爲什麼走的那樣快？或者也去找牠們不可知的姊姊，作一個傷心的晤面嗎？亡姊呀！我看

見了，我看你的孤墳，漸漸地離我近了。我想乘了一陣清風，到那斷雲之外，高到不能再高了，進了月光之門，我們可以晤面罷。呀！我想錯了，我是妄想了。我想走進你墳邊的池塘，埋身在塘底，或者可以同你長久談話罷。不然，我來伏在你的墳上，做你永久的看護者罷。

我是對不起你，我是驚擾了你的幽靜，那尖聲的大吠，不是起了好幾處的嗎？我不敢向你望了，我不敢向前再進了；無端地驚擾了你的陰魂，豈是我安慰你的本心嗎？我望見月亮，就如同看見你一樣了。我真不能努力我的兩隻腳，我真不能抬起我的頭兒，月亮我也不想望她了；弧形的天野，單獨的一輪明月，赤裸裸地掛在天空，不是同你的孤墳一樣嗎？我又怎忍心對着你的孤墳呢？

亡姊呀！你死去幾多時了。蕭瑟的白楊，掛在你的墳頭，墓門的衰草，綠了經年了，隔絕了音塵，便你的孤墳，也不許我再到，你究竟是怎麼樣了？你能告訴你的弟弟，教他知道嗎？你是被埋在土下了嗎？你是存在地下了嗎？

你在土下嗎？你要是真在土下，你弟弟也容易找你了。——不錯，你是被埋在地下了。亡姊呀！你怎麼竟同那無知無覺的泥土，做一個伴侶呢？你的一生的能力，怎麼竟被幾寸的薄土，埋在下面，一些也不翻身呢？你怎麼甘心就在土下呢？你真是在土下了嗎？你是在人家說是你的墳的下面一堆黃土中嗎？

亡姊呀！你究竟在什麼地方了？你是睡在那埋在地下沒有幾寸深的一個四塊木板做成的箱子裏嗎？你也曾把你的眼睛睜開來望一下沒有？你被人家安屯在這個箱裏送到地下以後，也曾有絲毫的轉動沒有？你怎麼就悶悶地安然如此呢？你的身邊還是堆着一些石灰的塊子嗎？你也曾運用你的鼻腔呼了一下或是吸了一下沒有？那石灰是要迷人的，你怎麼也就受石灰的迷呢？你是愛好清潔的，你還是穿着在你呼吸停滅後肢體不動的被人加上的一身衣服嗎？你怎麼也就長久不換呢？那衣服就是人家說是你的送老的衣裳嗎？你也曾看一看你自己穿着一身安然歸去的華麗的衣裳嗎？亡姊呀！你是受人欺了嗎？

亡姊呀！你是在這土下長久安眠了嗎？你長久的

安眠，也有一次醒回的坐起沒有？有什麼小虫去擾亂你沒有？你的手會動過一下沒有？你那四圍塞住不能透氣的石灰，你也曾搬動了一下沒有？你是全無知覺了嗎？你是故意的如此的嗎？

你是長眠了嗎？疎星幾點，清風明月的夜靜，你也睜開眼來看看那無形轉動的一片茫茫的大地籠罩在萬般俱寂的景况嗎？無邊的絲雨灑在你門前，也曾濕透了你的外衣嗎？更有時怒號的狂風，倒山拔樹的吹來，你還是那般無所抵抗的嗎？你是長眠的享受了嗎？

你在長眠中也曾有過一回的夢嗎？你也曾夢着了家中年老的雙親爲你傷心的懊惱想起你在膝下的兒時的難受的回念嗎？你也曾夢了一次見着你的弟弟嗎？還憶起他仍然是終年飄泊嗎？你是永遠做夢不醒吧！你是知嗎？你知道你那一個終久沉悶的棺材外邊的泥土裏生出一年一次榮枯的宿草已經在那裏生永久的根嗎？你知道你的一生已經結束在這一堆黃土中的一個孤墳了嗎？

亡姊呀！幾年不見的亡姊呀！怎麼教你弟弟歸來

對着你的孤墳呢？我是怎麼忍心來看你的孤墳？我真不忍再望，我也不敢再望如同孤墳的月亮。我是低着頭仍舊回來。你要說我對你是絕情了嗎？——

我至今想起來，實在也對不起你。怎麼好遠離你去，也不到你墳上一走。但請你原諒我罷。我想安慰你未散的幽魂，我不想見你的孤墳；我是永遠不想，除非我也像你一樣的一抔黃土，把大地上起高了小小的波痕的時候。

我還請你原諒我。我想把你丟在我所忘記的事情之中。但你為什麼不情願我有這樣的心願呢？教我在每一個時間中還要想到你呢？我實在真想把你忘記了，我真想不把你記在心頭了，我想把你丟在十萬萬里之外，我想把你丟在十萬萬年之前。我是真想如此了。

我還想請你，我還想請你原諒我。你把你的弟弟也丟在你那無知無覺的事情之中罷。你不要常常關懷着你的弟弟罷。你不要把你那未散的陰靈，常常走到你那弟弟的冥想之域罷。你知道你記着你的弟弟，教你那弟弟怎能對你忘懷呢？你的弟弟記着你，又怎

能禁止你的弟弟的傷感呢？你原諒他吧，你把他忘記了罷。亡姊呀！我真想把你忘記了。——但我怎能把你忘記了呢？

客廳獨處，雖然離家只有幾十里的路，但是悶寂的日復一日，無謂地忙了一天，在那夕陽西下，或者是月影上牆的時候，似乎得一些安閒；但無章的萬斛愁思，又不禁纏在心頭。我的住所隔壁，又是一所破廟，那午夜的鐘聲，令我添了幾多淒涼。我不相信，爲什麼這些清幽的佳境，夕陽呀，夜月呀，和那萬籟俱寂的午夜鐘聲，在我心中全變做一些悲慘的片段呢？

無聊的時候，取了一本唐詩念一念，或者是可以找一些解脫吧？我讀到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一首，我的心好像要碎了。你還記得嗎？你還記得我們小時曾經讀過這首詩的嗎？你那時沒進學堂，我們雖有學堂，因爲兵亂之後，也不得進；父親就在家中教我們書；那時的課本，你還記得，不是唐詩三百首嗎？每天早晨我們姊妹三人，圍在一桌上，那時候大哥已經在外就學了；母親把燈兒點起來，在旁邊整理一

些布和針線，爲忙着我們過節要穿的鞋子；我們也不想念讀書了：我拿一根火柴濕了吐液，背着燈光，在桌子下向手中磨擦，發了一些奇亮，——我還記得，這是我跟着學堂裏的同學學的，——我是不住地玩來玩去；你同三妹，替母親拿這樣拿那樣，母親不耐煩了，說我們再鬧，就要喊父親來打的；我們不再鬧了，向母親要罐子裏的糖果，我們說沒有糖吃，還是要鬧的，——你到底是大一歲了，低頭看書了；——我同三妹仍然是鬧着，我也不顧手裏的螢火了；母親被我們逼得沒法子，把糖果拿出來；——我們是歡喜了不得似的；一面吃糖，不是一面念了這一首杜甫的詩嗎？因爲父親說是要背的。我們不曉得杜甫是什麼人，我們也不曉得這‘動如參與商’的意思；父親只說人生不能相見，就如同參商兩個星一樣；你不是要父親把參商二星，指給你看的嗎？——亡姊呀！你現在也該懂得這首詩的意思嗎？

我不是把舊事提起，徒然教你傷心。——這不是我們最幸福的一個時期嗎？如今你聽了重提的舊事，固然免不了傷心；難道你的弟弟，說了舊事，不更傷

心嗎？亡姊呀！我也不忍把我們兒時的光景，重想一回。什麼人能把那邈難再得的天真的兒時，再做一回呢？——我真不忍提起，我真不想再提起你的音容在我幻想之中。我真想如此，但怎能禁得旁人對你也沒有一些隔世的關懷呢？

見着從北方回來的二舅父，問道我們家中還是那樣嗎？問道我們姊妹還是那樣好嗎？我說我們姊妹四人中少去你一個了。他說你怎麼這樣年紀就夭壽了？教我怎麼回答呢？他似乎也爲你有一回心酸，他又說丟下的幾個小孩，要使受完美的教育；他又教我們不要過於傷心，並且把這話轉告家中的父親母親。——他是十分地安慰我們，只不過多一個傷心的機會罷了。我怎忍心把這些傷心的話，轉告家中的父親母親，多流一次的淚呢？

我是已經把你忘記在我小時不能記憶的一類中；我們姊妹之情，好像放在逝水中，隨着波浪，流到無可知的地方；我把我們兒時的舊事，如同幾片浮雲一樣，隨着輕風，飄在不見人間的高處，也可不再重提罷。我確能如此，我確已經如此了。一切我都記不

得了，什麼我也想不到。——亡姊呀！你是完全消滅，教我看見了嗎？我見了阿銘的姊妹三個人，你不是又現在我的眼前了嗎？我不願看見阿銘，我不是不願看見阿銘，我真是不願見你嘞。

看見阿銘，更教我多一層傷心。就是我把姊妹之情丟開，見了阿銘，何忍看見他那般的零丁呢？——亡姊呀！你還記得嗎？你不是曾經對我說過的嗎？你說小孩子沒有親娘，就大大的不同了。我記得你對我說過的，你說南天井的姊妹幾個，因為沒有親娘，實在是多受多少的苦處；吃飽也沒人問，衣服也沒人問；有那個每天想起他們少吃了一點東西，有那個每天替他們梳洗好幾次；頭髮結成餅子一樣也沒人看見，臉上的灰也沒人替他們拭去；不知是病了還是頭痛了，也說不關事；不知是傷風了，還是受凍了，也都是看見同沒看見一樣；他們受什麼屈了，有時會哭了，反要被父親嚴厲的申斥，或者還要不免一打；他們到什麼地方訴他們的痛苦，他們真是苦極了；他們爲了失去親娘，添了無限的飄零；況且，又加之以後母的忌妬的狠心呢？——這不都是你曾經說過的嗎？

你怎麼也教阿銘的姊妹三個，做無母的孤兒呢？你怎麼忍心呢？你怎麼忍心看他們的飄零呢？你怎麼忍心教一片天真的小孩，無端的添上了無限的飄零呢？阿銘不比從前那般活潑了，我怎能教他仍然像在慈母之懷的那般活潑呢？

我真不想回想，回想總是無益，而況不堪回首的回想呢？兒時的舊事，我不願意告訴給你聽了，你不要再想到罷。你也不要戀戀於你那存在人間的弟弟，他還是那般飄泊罷了。

從十幾年前，我進了什麼學校以來，終年的在外，只有寒暑歸來，同姊姊才有一面。到你出嫁以後，你因為家中瑣事如麻，整年的不得歸甯，我便回來，也不見着你了，更像我這疎懶的慣性，在只相隔十餘里的你家也未走一兩回，得去看你一下。又誰知那三年前的一別，就成了永訣；便你魂歸天外的時候，直到我來家，因為父親纔大病新瘥，也沒把你的音塵，告訴我們弟兄。人家說骨肉的慘變，全要有一些夢兆，亡姊呀，在你那將要死去的靈魂，怎麼不走到你的弟弟夢境裏去？你的捨去人間的最後一日，怎麼你的

弟弟一毫不覺察，還是在那過搖鈴上課安然的律動呢？——原是，我不能把你再喚回人間，從你那脈膊一下一上的停息，直至心房的跳動全閉；但我也可以有一個從你那存在人世最後一日的絕望。你怎麼決然捨去呢？

亡姊呀！我們的永訣，又誰知在幾年前已經預定了呢？做了二十幾年的姊妹？其間我是浪跡天涯，你也早年出嫁，不但家居骨肉之情，未得歡聚，就是音信也多睽隔；我及是不自珍重，幻海的沉淪，固然是未能自拔，還如那般的墮落，教你又替我担上一些煩惱，怎麼對得起你？就是我一曰能見你，我拿什麼面目來見你呢？

你不說你的弟弟是已經墮落的一個，你對你的弟弟還抱有莫大的希望嗎？你的弟弟已經是在波濤萬丈中一個小搖船，他那裏還有什麼佳音可以說給你聽呢？你弟弟還是被人視為極墮落的，你弟弟不能自辯的還是一個啞羊。你常關懷着的視為極可憐的郁卿，你弟弟也沒有什麼消息可以報告。

我在去年從白門歸來，現在寄足胸陽，暫時總算

是每天沒缺三頓飯，碌碌的一生，又不知明年又在何處？重陽之期，本來想到雲台之巔，去望望你那飄浮天空未散的陰靈，望望你那離開此地幾十里的一座孤墳；誰知空前未有的戰爭，就起在這東海之濱；流離失所的一家僥倖尚能團聚；只仍然不見你歸來罷了。我也不想起你是怎麼樣了？——亡姊呀！我有多少的心願總是被這無端的打破了。

我是仍然飄泊，我不想將來是如何了；我只願你無恙，我只是願你永遠無恙，我只要你的靈魂永遠地無恙；我只是願你安然享受你的無恙罷，我只願你的靈魂永遠地安然享受你的無恙罷；我願你如此，我希望你永遠如此，我禱祝你永遠如此。你安然如此罷，你不要念着你的弟弟罷，你不要念着你那存在人間飄泊的弟弟罷。

你是永遠地無恙，你的存在人間的弟弟在禱祝你，禱祝你的陰靈的永遠的無恙。

亡姊呀！你是無恙罷？你是永遠無恙罷？

亡姊呀！你知道你的存在人間飄泊胸陽的弟弟寫給你的這一封信嗎？

我不想了，我不想再寫了。我也不能再寫了，我也無可再寫了，我也不願再寫了。大地的轉運毫無一些停息，碧海的天空毫無止境，滾滾的長流也千千萬年不斷牠的波浪；牠們那裏會有一時一刻甚至一分一秒的靜止，來打斷我的回想的念頭呢？牠們那裏曉得人間隨着牠們毫無靜止的一般痛苦，有一個同情的停息呢？我那裏能有像大地的運轉，碧海的青天 and 千萬元不斷的波浪一樣的那般毫無止境的信呢？亡姊呀！我不再寫了，我把安慰姊姊的孤魂的心願，不要那般回想了，不要多麼長的信了；我把安慰姊姊的孤魂的心願丟却了，我是忘記了你嗎？我把安慰姊姊的孤魂的心願，交給大地轉運了，交給碧海青天了，交給千萬元滾滾長流的不斷的波浪了。

亡姊呀！你是無恙罷！你隨着大地的轉運一樣的無恙罷！你隨着碧海青天，長存的無恙罷！你隨着千萬元不斷的波浪的滾滾的長流，一樣的無恙罷！你是永遠無恙罷！

亡姊呀！你是永遠無恙罷！你真的無恙了罷？

你的存在人間飄泊的弟弟

原 书 空 白 页

羊 城

一

那自生旋動的三百六十五個的晝夜，每一回想便一刹那的，又等閒虛度兩次了。只是心中鬱結的悲傷，忍不住的由春到夏由秋到冬。遍不過的小鷄捉食的生涯，又教他今年此處，明年彼處。——他那從來沒有受過的悲痛，幾年說不出的心傷，隨着他的萬里征程，如同半空的烟雲和大海的波濤，漸漸地消滅不知流向那一方去？或者人家要說他是一個忘情者，有許多人皆是如此說着罷。——他果真是一個忘情者？

況且是姊妹之情呢？是的嗎？或者不是的？——他自己也不能回答。不問人家的怎樣說法，就是他自己的心中，還常常想着：或者他的姊姊還是存在人間罷？這兩年他回家沒有見着他的長眠的姊姊，和他往年回家沒有見着他的已經出嫁的姊姊一樣。——這是他傷心過度的一個錯覺吧！

不知道爲着什麼的勾當，教他離去山青水綠的故鄉，做一個異鄉的孤客。不知換了多少的小車輪船，僕僕的長途，更加上那不顧性命兩輪直闖的火車，嗚嗚地長鳴，便由北向南轉西向東的到那個第一繁華的商場。在那沒住兩天，又把他送進大海的搖籃，隨波飄漾去了。

他又作風波上的一個行客了。

那催客上船催人上岸毫無情面的汽笛，不住地示威着自鳴得意。他在那新近訂交的艙位上，守着充滿了如同敬惜字紙一樣的兩隻箱子和破爛棉花的行李，從船艙中早就看見那一對依依惜別的握手，在那人聲嘈雜擁擠不堪的匆忙，隨着船身的移動，也就分開了。那迎風招展表示歡送的一方淡綠色的絲巾，早

已變做唯一的顯邊忍不住的粉淚的安慰者。——頓時，把他幾年前製就的影片，重新在幻想中又排演一次。不知不覺的靠在朋友身邊沉沉睡去。還是一陣樂音，把他驚起，已不知船之所在。那聲音隱隱地從船頭上送來，似乎唱着一首搖籃之歌。

二

船中的小住，倒也有趣味。只是回首北望，不但家山不知何處；就是那海上第一繁華的商場，早已朦朧朧地隱伏在海天交界的外邊去了。便那加倍的七層洋樓，也沒有一些痕跡可以尋找。惟有前推後擁的浪花，同着危崖激戰；一灣的新月和寥落的疎星，隱現在斷雲之外；團團如火的朝曦，和欲留不可一樣的黃金色的夕陽，也不過同小小的一隻漁舟，隨着波濤，每天都有一次的出沒。這樣的眼前風景，叫他把船上的臨時團體生活，早已置之度外，即刻念出兩句詩，這是他幾年前的舊作：

滾滾的長江！

茫茫的大海！

引你到自由之路。

他在那前後搖蕩如同浪橋一般的夾板，不住的念這兩句小詩；回到那時時波動如同搖椅般的艙位，也還同這兩句小詩做一個親熱的愛戀。一對下唇像和瓜子接吻一樣的動，或者，那來來去去的水手，和多年不可再會的乘客，要說他是一個有神經病的呢。——是的，他在不住的念那兩句詩的時候，受着他自己主宰的使命，心理上即刻成了變態現象。

‘你不是叫着你自己的名字的你嗎？你不是前幾年寫這兩句小詩的你嗎？你不是早已打定主張去實行你那最後解決的你嗎？’他立在夾板上，如此想着，好像和船底的狂浪作一個商量一樣。他的心房早已戰慄起來，隨即說着：‘解決嗎？快得很，容易得很，只須一個原地跳遠。’——這種爭執在間不容髮的時候。多麼的可紀念呀，多麼的危險呀。

‘你多麼的貪生？你多麼的畏死？你知道：你是一隻徘徊歧路的小啞羊，你是一隻飄流大海迷失程途的漁船，你是當年棲息荒島的魯濱孫，你是遠戍塞外的一個死囚，你不是漏網的小魚死而復生嗎？你不是

失翅的蜻蜓，欲飛不能嗎？你不是吐盡蠶絲的蠶蛾，苟延殘喘嗎？你以為前路還有多少的光明，你以為前途還有多少的希望，——你是空想了，你是空費精神了，便這空費精神的一個貪字，早已被牠束得莫可如何了。這個貪字就是組成人生的大部分，恐怕在你身上究全是一個貪罷？——你空讀十幾年的書。你雖然是受過什麼高等教育的洗禮，還不如一個目不識丁的人；你雖然是富於意志的男兒，還不如一個女子；你雖然是久經閱歷的江湖，還不如不識世故未出家門的一個婦人；你雖然抱了什麼四大皆空的觀念，看透了人生虛偽的悲劇，但總還是人生虛偽的虛偽者；你總不如二年以前決然捨去人間的你的姊姊罷！你有她的那般高尚意志嗎？你有她的那般堅決意志嗎？你有她的那般澈底了解嗎？你有她的那般決然捨去的決心嗎？哦！她是太忍心了嗎？——她有她的家中年近六旬的雙親，她也不問了，她有她的為她焦心慈愛的母親，她也不問了，她有她的兩個終年奔波在外求學的弟兄，她也不問了，她有她的親愛的妹妹和相處甚得的嫂嫂，她也不問了，便是她的丈夫，她也看成

人間虛偽的偶像了！她真有這般的大胆！真不是尋常的女子的心！——她真值得如此！她真是登極樂之地，一切的虛妄，她也不要了，一切的悲劇，她也不再演了，一切的人間罪惡，她也不再看了。——她真值得！她真值得！只是她剩下那三個無辜的小孩，從她的捨去人間的最後呼吸，再不能叫一聲親娘了！——沒娘的小孩！沒娘的小孩！你要去尋找你們的親娘嗎？你要在人間再去叫一聲親娘嗎？呀！沒娘的小孩呀！你要去尋找你們的親娘，你們向社會罪惡裏要求，你們趕快同社會罪惡激戰呀！你們不能在人間再去叫一聲親娘，除非你們把這社會罪惡打倒了吧。呀！沒娘的小孩呀！你們是受了無辜的犧牲，你們不去報仇嗎？你們不要像你們舅舅的這般因循了。呀！人間果是虛偽嗎？——社會的罪惡啊！——在他的腦際所生的一段幻片，終不敵海濤那般滾滾，毫無止境，反被海濤打斷了他的幻片，叫他立刻停止，不能繼續下去。狂風不住地怒號，驚濤無止地奔放，海輪的隨波而進，好像舉動失常的一個瘋漢；一縷清煙，飄颻到不可見的白雲裏去，幾個山頭，還是千年如一

日的披着無抵抗的袈裟，任那般無情逝水的推擁，毫未失去牠的一點尊容。——啊！他的冥想觸動了不可侵犯的天使，侮辱了神聖的海濤，牠大發雷霆了，牠自作威福了，船身是不由自主的顛簸起來，夾板上早已沒有一個人來往了，他回到他自己艙裏去，就看見隔壁房間裏不慣出門的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已吐得不像樣子了。他雖然沒受傳染，但已經不能支持，教他倒在睡鄉的懷裏了。等他恢復從許久如同沒有知覺的自由，那兩岸的青山，一帶的村落，如同歡迎他替他洗塵一樣的，在他眼底過去，教他應接不暇。他知道他快要同那訂交幾日的新友分手了。

三

單調孤寂的生活好不容易過。天天皆是，從早晨巴到中上，從中上巴到晚上，同那枕頭做一個無聊的解愁，這是唯一的安慰了。偏偏到那電燈一滅，如同潮水一般的心思，湧上心頭，什麼事他都想到了，什麼地方，他所到過的，他都想到了，什麼時候，他所盡歷的，他都想到了，這又教他那幾年說不出的心傷，

又是傷心一回。——這好像是他每天強制安眠前的一課必修的課程，總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回首罷了。

他預備下一個筆記本子，寫他到了這新地方的零零星星的一些雜記，叫着什麼來×所記。但在他所寫的裏面，總找不出可以值得記的，勉強說起來，只有下面的兩則：

一則是說：

接擇南來函云：應垣已就宜興W局事，與玉章同局辦事，人地相宜，頗為稱意。十八日由甯動身，十九日到宜，二十二日晨得虎瘡，至晚即辭人世。——接玉章二十三日快函，——噩耗傳來，涕淚何從，應垣極忠厚，待人誠懇，而竟不永天年，可嘆也夫！擇南又云：寒士輩千里奔波，謀一事以自給，已算告苦，又加以風雲萬變，壽命不祿，不能安其位，良可嘆也！讀此數語，心房欲碎矣。——這是大約九月所記的。

一個所記：

雙十節日與C君同往黃花崗一弔七十二烈士之忠魂。C君為校中新聘之國文教員，而予以後

亦多一同伴。途間人世往往有不可逆料者，則予之得能與C君同事，亦屬巧事。遊事既畢，C君至沙河B校D部訪其同鄉某君，予亦隨往。及至二門，而天行愕然立於前，握手之下，各相驚異，略談彼之由埠至此，予甚服其勇敢之精神，即勉以努力前進，將來有爲之材也。予行，送及營門，以軍禮而別。前予首途時，天行亦有來此意，曾共約至埠相晤，乃因投宿所誤，致未晤面，此次予至此，雖知天行亦來，無從訪問，今竟於無意中得遇，喜慰可知。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者此也。當予與天行見面時，正不知有無限之驚喜，於其臨別以軍禮見答時，其少年英俊之氣，現於眉宇間，此子捨其美滿之安樂，毅然來此，大有心胸，前途未可限量也。——這是大概十月所記的了。

在他晤見了天行以後，他的精神上似乎多一個安慰者。其實兩人因爲工作和職業的關係，還是不常見面。他總覺得離開鹽河數千里的此地，也有如他飄浮的天行了。他寫給天行，叫天行暇時到他的寓所，

或是他到天行的地方，作一個閒談，天行答應了，在一個紀念日，可以得閒，他就時時刻刻地守着了。

‘約訂十點鐘，怎麼還不來呢？或者營中今天有事嗎？’他一個人在一間寂寞的房子裏想着。時候晌午了，他熬不過沉悶的無聊，獨自出門。路旁的小紅花，是天天在他腳下走過的小紅花，紅到不可再紅的一瓣一瓣，同着驕陽賽美，飛舞自由的小粉蝶，三個兩個，不住地同牠接吻；高可參天的修竹，隨着微細的東風，誇耀牠的嫵娜娉婷的腰肢。——‘呀！已經十一月了，還是這般的鮮豔，雖到初冬，猶似陽春，真是南方氣候與鄉殊了！’他是這般想着，他是獨自慢慢地走着。忽然鳴的一聲，一輛如癡如狂的汽車，從他路邊馳過，那沒有根蓬，或者也可以說是趨炎附勢的一粒一粒沙灰，早已隨着不可一世的威風，從地而起，頓時變成一個雲霧世界。‘噯呀！多麼的可惡！’一個清脆柔軟帶有厭惡的低聲，從他左邊耳道，直達到聽神經，隨着的一陣若有若無的粉香，從鼻孔的報告，即刻下一個偵緝的命令，到他的視線的所及。不由的說了一聲道：‘呀！這是徘徊馬路唯一的幸福

啊！’

‘喂！你望的什麼！’從他的刻不容緩的搜索，原來就是一個少年英俊的軍人——天行——發出的迎面而來的一種帶有愉快和驚駭的聲音。在他視力還沒有恢復以前，剛一抬頭時，已經同天行作一個握手的禮了。隨即就問天行說：啊，‘你怎麼來的這樣遲呢？’

‘好罷！回去坐一坐罷。’他一面說，一面和天行同走，去回到他的寓所。

‘我不吃茶，我們談一談罷。’天行說出一個很不客氣的聲音：‘你是什麼時候動身的？’

‘我在你走後，我就一直到這地方？’

‘你為什麼不到海上去找我呢？’

‘哦！你為什麼不把你到海上的寓處告訴我？——在我們沒有離開之前。’

‘公愚沒有見着你嗎？我是關照他的呀！’

‘他是早晨溯江西上，我是晚上順流而東，至今也沒有有一個音信。’

‘真是！公愚也不知怎麼樣？——他是很機警的，

或者在危險之前，他早已出城。」天行的回答，帶有一些恐怖和希望的聲音。

‘那個能知道呢？危險得很！應垣死了！你曉得嗎？就是上月受虎瘟傳染死的。’

‘哦！噯呀！他不是同我們沒有離開的時候，在一起的嗎？怎麼這樣快的就死去了？’

‘應垣是可惜得很呀！但是那個能替他保險呢？就是人壽保險，也不過保險金錢罷了。那裏能保險性命呢？’他是用着無限感慨的悲聲。

‘怎麼沒有保險？你說他是受虎疫傳染死的。他真是一個死而不死的冤鬼了。他想犧牲他自己的一些精神，和金錢，去做一點澈底改造的工作，所以跑到鄉間和極高尚的農夫住了半年，他的志願很大，他的計劃很好，——可是社會上的論調不同了；說他是一個失業者，說他是自甘下流了。畢竟他戰不過這種無理性的勢力，逼迫他不安於位了，又出來做謀生的奔走，把他的性命斷送了，這是誰個的罪惡呢？’

‘我們那個地方，還有什麼話說呢？現在不必妄想了，或者，以後再看罷。——你餓不餓？吃點餅乾

罷？或者去吃點茶罷？’

‘我一些也不餓，我也不吃茶。——我也決定一個主意，不把現在那般什麼闊除去，我是不回去。你在此地，在有閒的時候，最好也能做一些工作，方纔不辜負數千里而來。我的志向，在住在你那地方，同你的父親一夕之談以後，格外決定了。我從前實在不曉得他老人家有這樣極平民的思想。他老人家對於舊哲學的書是不用說了，大概就是新出版的也無所不看罷。所說的社會爭鬥的原因，真是比我們僅止談什麼馬克思高得多了。我以為你還是回去的好，你以為怎麼樣呢？’

‘回去不回去，倒也無甚關係：全看工作是不是在那一方面來得多一點。——但是我的心思，好像曾經被什麼東西打墮了，沉淪在大海底下一樣，再也提不起來。’

‘你的刺激太多了。你說對不對呢？’

‘呀！最近就有一個刺激：這個月快到十六了，那就是我幾年來說不出的一个刺激了。’

‘你最好把你的觀念改變一下，生活還要好一點。’

爲你從前所說的那種東西，沒有得到改造，先要把人的心思冷靜一下。你以爲怎麼樣？——呀！時候不早了，我馬上就要回去。’

‘坐一下，沒關事的嗎？’他慰留的聲音，表示在好像無可奈何的樣子。

‘五點半鐘以前，是一定要到營的。好！下星期我或者還可以再來。——公愚那地方，最好寫一封信去問他一下，假若他還在那地方，也可安慰他一下，替我帶一筆，因爲我不得閒。現在到那地方的郵政已通，可以不生問題了。——還有玉章那地方，我們兩人也寫封信去罷。’

‘信封早已寫好，就是信沒有寫，我想今晚可以發出去。——你最好是坐車子罷？’

‘好！再見罷！’這是天行同他談話的一個尾聲。

‘你下一個星期要來的呀！’他說完了這句話，已經看見天行的背影，一步一步地從他離開。直到天行轉過岔路的小灣，毫無蹤跡了，他仍回到他那一間充滿沉寂和暗淡的房子，同電燈照下無聊的影兒，做一個無聊的同伴了。

四

一間在樓底下小小的房間，真是很小，或是也可以說什麼‘屋小於舟’了。房裏是一個毫無審美觀念的并且雜亂無章的佈置：牀子向東靠着北面的牆，設下了一個板床，就是他每天認爲無上的歸宿地了。一張隨着房間小而更小的桌子，臨窗而立，電燈高高地懸在牀口，從桌子上起了簡便的書架，插着幾本四不像的舊冊，還有他視同資本的，——或者也可說，如同預備推磨的形具一樣的——幾本教科書。牆上却是四壁徒立的一無所有，除去了他曾經黏着一張上課表，和不希望有的而又想牠趕快過去的一個日曆。——此外別無長物。案頭上的小鬧鐘，點點滴滴地一聲一聲，帶有節奏的慢慢地擺着，毫不見出一些疲倦的態度。一隻白白的小狸奴，時常從他的房間走過，發出尋求食物的尖聲，來打破沉沉的寂寞。有時候送來一陣無端的微風，從窗外而入，帶着隔牆野花的濃香，潤濕這乾枯的單調的暗影。因風不住擺動的電繩，好像鞦韆的來往，下端繫着如冠玉的燈泡，有萬轉千迴

向人含羞的輕舞。還有依依不去的幾個飛蠅，如同解語的向他安慰。——呀！這般的幽靜，這般的不被喧擾所侵的幽靜！但他總覺得是百無聊賴的場所。天行回去多時了，他不覺更沉悶起來了。充滿抑鬱不伸的一間沉沉的幽境，漸漸受着大地的移動，轉向到背着日光的那一面，不知不覺的浮了一層黑幕，那一種更令人悽慘的冷冷清清的寂靜，真算是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了！幾個零落的烏鴉，欲鳴不鳴的從窗外飛過，直向遠遠的樹林而去，大概是歸巢了。隔着牆外馬路上沙沙的走路的聲音，似有談笑的波浪，大概是回他們甜蜜的家庭去了。沒有塞緊的自來水管，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更助長他的悽涼。還有宛如人意的電燈，忽然放牠的光明，像那航行茫茫的大海，得了指南針一樣，像那失途的嬰孩，得了慈母一樣。——呀！人要沒得光明，恐怕一刻也不行吧？他受着那四圍黯然而語的威迫，書也不想看了，兩根針頭在見不出的移動，有時似乎非常的快；比較稍長的那一根針子，轉瞬的走過一周；有時却是就像這般的慢，兩隻眼睛，不住地望，却還是在那一個格子裏，總不見爽

爽快快的向前走了一步。他或者以爲這小鐘，也固意同他爲難了。⁹一陣音樂的歌聲，幽揚地傳來了，這是遠遠地一個禮拜堂裏晚禱的懺悔的哀音了，他的心境，不由得沉下來，不由得責罰他自己了。但是他還不能受責罰最後的處置，還想把他的一個呼吸，留在大大地上，他還想是無可懺悔的懺悔。他是不能懺悔了，他連懺悔的資格也沒有了；他要真心懺悔，早已不再懺悔，他應當早已離開這個人間了。他受良心主宰的呵責，他不能詭辯了，他支持不住了，倒在那最可珍愛的床上，做良心主宰的叛徒了。散在風裏傳播到他耳際的哀緩的歌聲的餘音，漸漸地也飄失了。

五

他是犯罪了，他又說不出他的供詞。他是被處置在良心主宰的呵責之下了，他失去他的知覺，他被冥冥的刑措加在他的心中，他只是哀求，他只是懺悔，他只是不住地埋怨他的過去，他也不希望有如何的將來，他只求能反恕他的從前。他自己能夠原諒他

了，好像安然無事似的。可是大地不容他的安逸，像法庭傳票一樣的狂風，來拘捕他的良心了，他是無處藏身，他是無可再說，他等於一個死囚，已經被法官的裁判，只求減輕處置罷了。——他是安然地停息下去了。

什麼也不問了，什麼也不再回想了，什麼也不再希望了，他只求他暫時的過去，他只求他暫時的無所知覺的圓滿，他只求他的良心主宰不再呵責他了。他沉沉地把舊事忘記了，他漸漸地求他的安逸去了，他漸漸地失了他的靈魂了。他的靈魂不受他軀殼的範圍，走出了黑層層的房間，飄遊在空中，毫無束縛了，隨風所止底同夜雲爲伍了。

他是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是徘徊在曾經走過的歧路，他是任意的高飛，如同插翅的鳥，瞬息千里。他忽然的高入雲霄，但他却沒留意一些星斗，他忽然的游在水裏，他覺得黑壁層層，但總聽不出一些波濤。他毫不驚駭他自己這般的自由，他毫不察覺他自己這般的本領。他忘記了他自己了，他毫不疑惑不是他自己了。他毫不用思索的，任他所爲，他無一些

掛念的，由他走過，——他總是認爲固然的了。

他有許多似到未到過的地方，他又再遊了。他那雲山萬里的故鄉，他也看到了，從石橋直望峯巒奇突的伊山，從佛寺直望縈繞如帶的鹽河，他記得清清楚楚。并且那不自然而想到的，他也遇着了，他也一點沒有什麼疑惑的。

‘你最好還是在這地方，何必到宜興去。’他好像對着一個談了許久的人的回答，但是那個人，不言不語的，總是對他笑容可掬。他又說道：‘你最好今晚決定一下，究竟怎樣？’說話的時候，兩個人好像都在忙着什麼似的，話猶未了，那個人就匆匆的不被看見了。他大概是變換地方似的，又遇見了十幾年前同在張家私塾念書的幾個人，他也沒有一個很難晤面的握手，或同樣的禮節，還如從前一般的朝朝暮暮的嬉樂。他雖然想到這幾人中間的一個，曾經被人傳說死去的，——樂熙，——他沒有一些聽了旁人的傳言，他們談了有多少時候，他也記不起那些了。他好像有很親熱的人叫他，以爲是長途歸來的一個遠客，他大概是回到家來了。他似說了好多話，他就說道：‘二

姊，你怎麼不把三個小孩一同帶來家呢？小的是格外好頑了罷？’他也沒聽見回答，他也不注意到回答是什麼？他像說了，‘二姊！你現在爲什麼不常回家呢？我在寒暑假歸來的時候，總是不容易看到你。夏天你是忙着照應家中的田禾，寒天你可以回來的啊？’他看見姊姊站在面前，笑着說道：‘那裏能如願的回家。爲了回家，也不知受了多少氣啊。’他又聽見他的母親也似乎說着：‘這次因爲你們弟兄從南邊歸來，她纔能來家，不然就不能這樣容易了！她真是難了，每天在天沒亮時就起來，還嫌她遲；天天都要受幾頓的罵，不是說她懶，就是說她不中用。她是你們姊妹中頂苦的一個了。’他似乎是在家中坐在一個桌上吃飯。他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要去問他的姊姊，但他又記不起了；他想了好久，忘記了他的所在，從半空的飛騰，又到了一個極熟的地方，他也想到怎麼她竟會不在此地了呢？房間裏怎麼空無一人呢？他也留意到他是好久不到這個地方了。他看見壁上的照片，他看見牆上的一個掛鐘，他看見桌上是他從前寫的多少信。他把信一封一封的看過，他又在房間裏徘徊了幾

次，他也急切的想着，怎麼她還不回來呢？他像等了好多時他覺得太疲倦了，天也快黑了，他獨自的先睡去了；他朦朧地像受着什麼重的東西壓迫似的，他想反抗，只是太沒有氣力；他又想跑，他的右腿，只是拖不起來；他愈着急，壓的東西格外重了；他又想高聲的急呼，拚命的運用他的喉嚨，只是他不能行使他的職權，越着急，越喊不出；他真沒有法了，他真是急得不能再急了，他也不顧什麼用力太猛的危險，他像極力的脫離虎口的反抗，他才翻過了他的半邊身子，如獲奇珍似的。——他還是在那裏疑惑的想着：‘我是做夢了嗎？’他還不能決定。他的右腿，已經麻得不通血脈的樣子。

他如同大病新癒似的躺在床上，從夢中漸漸地醒來，他在那不能用武的被窩裏，略為把他的身子動了一動，他想不起把他的眼睛張開，假如不是受悶悶的刺激。‘呀！我怎麼全是夢着幾個死去的人呢？’他忽然想了一下，他心裏恐怖起來了，想再睡也睡不成了。清晰的月光和高懸馬路的電燈，像在比美似的而又不分彼此的，照在窗裏；夜靜了，大地沈寂了，一些兒

聲息也沒有。人們都在那裏度過不知不覺的睡鄉了。長空皎潔的明月，也止有像他在這樣失眠的人，和那些永埋地下的遊魂共同享受罷了。

‘幾年丟開人世的阿姊，幾年爲她受着說不出傷心的阿姊，今天在夢中得見一面了！’這是他從夢中醒來時免不了的一個回想：‘呀！你太忍心了！你毫沒把你那死去的姊姊，放在心頭；她丟下了三個小孩，你做舅舅的，也沒有一些關顧呀！她的遊魂不散了，她的死後的心也不安了！——你真太忍心了！’他帶着悲哀的回念，他受良心發現的自責：‘噯！她已經死去二年了！已經不在人間同你做姊妹，已經二年了！呀！今天又是十六了，是她離去人間的第二個週年了！她的母親同她的父親，又不知怎樣的傷心了！她的三個小孩，又不免到他墳上哭了一場了。家裏的人也要爲她傷心了！呀！她還能不能知道這幾千里外的她的弟弟，也在失眠的回想中爲她有說不出的傷心呢！今天是十六了！今天是她死去以後的第二個十六的今天了！呀！她也知道人間的今天的十六嗎？她也知道她離開人間的今天的第二個十六的幾處爲她傷心的今

天嗎？

他不敢再想了，他不願再想了，他也不能再想了。他把死去的丟開了，他把存在的也不敢再思念了。他把過去的沉沉地忘記了。窗外陣陣的冷風，又漸漸地把他送到停息的夢境去了！

今天！今天又是他的姊姊離去人間的第二個今天了！呀！第二個的週年了！週年了呀！

自 殺

——他在自殺前的一篇供狀——

.....

我在亡姊離去人間第二個週年的今天，我決然自殺了。我感謝亡姊在三年前的今天，做我的先導，我感謝亡姊在三年前離去人間的今天，教我有自殺的決心。我更感謝亡姊留一個每週年的紀念日，給我自殺的警告，給我自殺的機會。亡姊，幾年來茫無心緒的骨肉之情到地下晤面時再各訴衷曲罷！

亡姊！你不要再說你弟弟對你絕情，你更不要再

說你弟弟是太懦弱了。我那一刻把你拚棄了丟開在我這玄想之外？我那一刻把亡姊對我說的永訣之詞出了我記憶之門？

‘二弟，我帶着小孩回家了，你倆也不要再有什麼罷。’我那裏能忘記這本來是暫時再會的言詞竟成了生死永別的亡姊勸我的幾句話呢？這幾年來我遵守了亡姊對我真實的勸告，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就是有一點大不了的，我也退一步想，氣憤不過的時候，我把亡姊教我們倆也不要再什麼的一句話，念了幾遍，我也像頓時的滿天風雲瓦解似的。這一層是我可以告慰於亡姊的。

自從你離開了所謂人世間走入靈魂界以後，我似乎也把你送到我這玄想的最深一層。在你還存在的時候，我同你不但終年的不得見面，連信息也沒有通過一兩次，但你得了這靈魂自由以來，我在靜默中得同你晤面，同你談話，你也記得起有這一回事在你脫離那形體束縛之後嗎？

亡姊！我雖然把你記在心頭，就是我這說不出的傷心；但是我是終於太沒勇氣，太沒胆量，去安慰你

的靈魂，——去替你報仇。你匆匆的過去三年，我太對不起你，我在午夜受着良心發現的呵責，我受着姊妹之情在我們玄想中晤面的難過，我就硬着心腸，我就毅然決然地在你這第二個週年的今天作無所悔恨的自殺了。

亡姊，我自殺了，我安慰了你的靈魂，——我替你報仇去。

亡姊！我同你在這一剎那間，或者就可會晤，若是我還能夠有那死去的靈魂不受血和肉的呢團縛；或者也許終不得見面。但是除去亡姊所勸示我的可以告慰外，我的良心也可以見慰於亡姊的靈魂，假如我也有這一團不散的氣體，也可感慰你罷。

亡姊！不再多言，我去自殺了。

在黯無月色黑雲四起對面不見人的深夜，我離了不再回來的房間，不再留連的床位，就獨自走在一條荊棘的小路，直向那面臨大海，長河在腳底奔放的一座高山的第一高峯來。

兩條得了腦筋最後判決書負有重要使命的腿，毫不回轉的快跑如飛。雖說這嚴冬不寒的冷空氣，畢

竟向我下絕交的砭人肌骨的示威，連影子也看不出的四周，只有遠遠地來了一陣從叢林中發出的風聲，經過耳邊，又吹到路旁的野草，作殺殺之響。幾顆沒有被黑雲遮去失了伴侶的寥落的星，射出可憐的微光，在若有若無之際，作着我的引導。

經過的十字街頭，在日間那如雲般的士女和那豪華高貴的顯客，以及并肩挽手的一對一對的人，固然享受他們最可保貴的夢境，就是那些搬運車夫以及那向人表示十二分謙恭叫幾聲太太小姐討幾個破銅臭的乞丐們，也作他們辛苦的休息。在夢境中的自由只有清幽的馬路，牠回復到不被人踐踏的安閒，發出娛樂的光輝，和那高豎電杆的能在百步見人的路燈的反射。或者在那守望處的木箱中，有幾個不敢出頭的所謂維持治安的巡警。當我擾亂着這靜寂的馬路，我是十分惶恐，但我終於是十二分的驚喜，能安穩的做一個黑夜的潛逃，脫了那所謂維持治安的巡查。

在耳道裏能聽出的更鼓起了幾下。一帶荒涼的洋房，雖有那罩着綠紗的電燈底下的慈愛為懷的人

們，怎知道這決心自殺的一個，從牕下走過。那睡在鐵欄裏面用着守門的走狗，也鼾呼不醒的讓我安然的大步過去了。

在我還未走到荊棘小路之先的今夜，我才感覺到一點行路的自由。世界上要有這般夜靜的安閒，我也無由起這自殺的決心吧。

不，夜靜還不安閒。那一些在日間胡思亂想的人們做出的夢中欲望之氣，不是把這大地弄得這般黑暗嗎？充滿在我這左右前後的不見光明的一層一層，不都是他們在夢境中所做出的黑暗，來蔽去那青天明月的清輝嗎？

我被這夢境的黑暗所籠罩，不能走我的光明之路。我在這一條荊棘的小道，不顧一切的前進，走過了渡頭的板橋，走過了高高低低的山谷，經過了幾多的脚底不認識路途的困難，受了無端的狂風，打來的挾迫，聽了幾多的像笑罵我的潮水的吼聲；高山的莊嚴，像對我絕情的不讓我攀登，斜坡的尊容，像對我無緣的又不許我停息。我受了神經最後判決的催促，不止步的只好趕緊地走。那片茫茫的回首不見的一座

千百年的古城，就不能留在我的眼底，被那黑層層包圍的大地，也還是沉寂了。

畢竟，我達到了目的，——我達到了這高山的第一高峯。我站在了這第一高峯的最高之巔，向這大地謝罪的深深地鞠了一躬。什麼我都看不見了，罵我的潮水，我也聽不見了，拒絕我的高山我也不再來了。我又輕輕地低了頭，也就算我謝罪了。那毫無變化的橫在長空的黑雲，大概是對我默認吧，那仍做寂靜工作的大地，大概給我一個不出聲的回答，加以許可吧。

我立在這最高之巔的山頭，我想起了遠隔數千里外的雙親，我就看見了離此約有十五緯度的比別人家高出的一所大樓，在我的眼前。我所久住的大樓，是現在久別的大樓，我不能再進那大樓底下的東邊房間了，我們是永別了，我所戀戀的大樓，我不能再想到你了。

慈愛的雙親，你們知道你的兒子現在是站在這幾千里外的邈不見人的夜靜沉沉的一個最高之巔的懸崖削壁嗎？最所鍾愛我的雙親，我辜負了養育之恩，我不能爲了這小小的家庭之樂，來免除我的決

心。我也知道母親在黃昏將暮的時候，要打量我的形狀，要計算我的行程，要說到什麼時候可以啓行，要說到什麼時候可以還家。或者——但我不能知道——你要看見你的最所鍾愛的兒子在今夜的夢境中回家嗎？母親！我是不想到，但你也不要想到吧。

今天是我家裏一個傷心的日子。亡姊！不是你去後的第二個週年嗎？亡姊！你三年來安然嗎？我現在想你更是安然。我現在聽了你那墳門外送出安葬的音樂，你不是多了一個陰間的鄰居嗎？

死了的亡姊，我不願想，人間視為快樂的家庭，我也不再夢想。

這空氣稀薄的高山，不爲我傳達玄想，那不能令人站住的怒號，下了戰表，愈加急逼的心絃，教我發了一聲無所牽掛的狂呼：

自殺！ 自殺！

不好，我是用盡了平生之力，高到不可再高，大概是用力太猛，只見兩道冤氣，出了口腔，破了沉寂的黑暗，戰勝這四圍的威逼，從這最高之點出發，過了第一重險要門戶的胡蒙，在那東方的維多利亞省

的山頭飛過；眼看那未得一伸的冤氣，不知是依照航綫的，還是航空的，已經散布在那五大之一的印度洋中，直衝出那歐亞爲界的地中海的直布羅陀峽，到了世界上第一魔窟的英倫，不停息的又轉向那大西洋的歸路，看見那新大陸第一首都中的瓦洛瓦斯的高出五十五層的建築的屋角裏有兩個人作甜蜜的絮語，那時大概正是下午五點五十五分；又不稍留連的，飛過太平洋中的自稱爲雄絕一世的三島，回復到原來地位；在這瞬息間環境繞世界一周的狂呼，在我發出沒有一分鐘的時間的注意，已經得了一個高到不可再高的加倍高的宏壯的回聲，落在那離此不遠的山谷之中。

自殺是不應當的事嗎？自殺是極不幸的事嗎？是的，我也這樣想到的。——可是，這昏黑的世界，只有幾個半透明的聰敏者，做了一點半澈底的工作，那醉生夢死的人們有的懷着大不韙的野心，有的在不知不覺中過活，不是弄成了人類極慘的悲劇嗎？

的確，假如把那五大洋的洪水，傾沒了這無一塊乾淨土的六大洲，將這大地重行洗刷一回，讓這十幾

萬萬的人類，再由原生動物漸漸進化而來，這是多麼一回澈底的工作呢？

這是萬一或有的事嗎？恐怕辦不到嗎？來，就先教人們自殺。先教那懷着野心的，自行殺去；不然，就替他們強制着執行自殺。

在這昏黑的世界，惟有自殺。自殺是不應當的嗎？可是，比較那些坐在人力車上手裏拿着什麼人道主義的招牌高唱勞工神聖，一面又催着車夫快點跑的人們，和那些穿着高跟尖頭的皮鞋，胸部束得像楊柳一般細的身體向前傾斜好幾度來表示那胭脂粉痕的潤膩，兩旁掛有金錢式的耳環高談婦女解放的人們，不稍勝一籌嗎？自殺是青年純潔的事情吧，自殺是青年的覺悟吧！

衝破黑雲的繁星，都對我表示同情，一把那微光，射在我的身旁，狂風被我說服的不再怒號，嘴裏吃着了一枝‘我愛’的香煙，吐出連環的烟圈，似乎對我依依的不肯散去；從那星星之火的煙頭，也還能照見這削壁懸崖之下，就是深不可測的深谷。我又不禁毛骨悚然的精神爲之一振，當我想起了我就在這自殺

的立足地點的時候。

自殺，我是毫不畏懼，我是幾經自殺的。

我記得我在六歲的時候，同兩個私塾的同學在一齊遊戲，我竟從人家那屋樑上落在地下，把右邊的手臂跌得脫了筋臼，只能伸直，不能彎屈，好容易弄好，但家裏人說不要給學堂裏的先生曉得，免了太頑皮的一打。這便是我第一次自殺的未成功。

有一次學校裏旅行，多少同學乘着順風的帆船，我同兩個學生異想天開的要跳上河岸，三人就手挽手的站在船頭，看見對面傍着水涯有一隻渡船，我是第一個，預備好了姿勢，三個人就一齊動腳，誰知渡船太小，我是用力過猛，又受着船行的速力，當我一隻腳，還沒踏着渡船，後面兩個，在不能自主的動作，他們被我一拖，我又被他們向後一傾，只聽撲統一聲，我已看不見一些什麼，翻在渡船之底，他們兩個也就隨手而下。人家說水底是膝黑，照我的經驗，實在是黃色。我在那神經和筋肉不能聯合一致動作的水底，只能自顧不暇，早已把手分開，我就用不曾適應過的方法，直向上衝，那氣悶的水底，教我不能呼

吸而又不得不呼吸的，只一換氣，那一股水已走進了我的喉頭。總算我出了九牛二虎之力，一隻手攀得了渡船之邊，就趁了那水有向上浮起的力，於是我算得救，他們倆也一個一個起來，再看那布帆高掛的行船已行下好遠。有幾個來慰問我們的，都說不要聲張罷，校長在前面船上曉得，是要開除的。——這便是我落水的情形。

我也學過什麼時髦的跳電車。又有一次，——只是一次，的夏天，左手裏拿着幾隻一面印有花紋一面是一個人頭的銀板，因為身邊沒有插袋。在那車行不算十分快的時候，我就跑上前去，將靠近車身的右手，搭住車杆，車是愈行愈速，我跟了車跑了多少遠，對面又來了幾隻路上的老虎，在那左手還沒有能握得車杆時身子不能用力，為着左手握着幾塊銀板，實在不能順手；在那危險還不十二分緊急時，這金錢是重於生命的，我不肯將錢拋去，去用右手搭那車杆，只有將右手一鬆，結果，那曉得被那重心的遷移受着車行極速的一個阻力，我要睡在路上。我因為曉得就是由於自己的不小心，總要連累到我的朋友去為我請

求免驗的麻煩，所以我沒有把當時要睡下的身體和車子一撞，這樣，至今還是存在着而能免於一死。

我在少年時期受着野蠻式的印像太深。所以在夢境中常常受過一粒紅似火的彈丸，直穿過我的胸口，我的心中就想到這一下是沒有命了，無論如何是不得好了，但并不感覺自己悲哀，只是坦然，直到我熟睡醒來，才曉得我的一隻手壓在心頭。有時像被什麼東西的一下打來，自己摸着自己的脖子，只有氣管還是連着；有時自己也想到這一回可不是做夢的了，這一下是真的，永不會再復生了。雖是如此，但沒有一些畏懼。

我又參觀過一次電燈廠。看見那純白的大理石上的亮銅片，不由得我這好奇心，就用手一觸，我給牠猛力的一擊，我的身體麻木到一半，我就情急智生的站在一塊玻璃上，才把那電流從地下傳去，我不是怕死，實在這工廠裏死的不便。停了一忽，那博士的工程師却對我驚駭的說着，這是好危險喲，假如那電通過了身體對稱的一半，在我遲百分之一秒站在玻璃上，那我就要與世長辭了。我聽了這話，反覺有趣

的笑了一陣。

這都是不願自殺而自殺的，我也有過一次真正的自殺。我記得我在黃梅時節家家雨的一個四五月的氣候，我跑到那宛如現在形勢的下臨長江的一個山頭，當我決意的向下一跳，不由得心裏一沉，腿底一軟，兩隻眼一瞎，那曉得我的身體沒有投向深淵下的長江，却由山上滾滾而下，被那細雨濕透帶有黏性的山花，將我阻止了，我是懊悔的，想再一跳，却已驚動了遊客，來看我的傷痕了。

普通說起來，這‘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我，到了今夜今時免不了自殺這一回事，我却認為是我的最幸福。因此，我就連忙換了一枝香煙，看着繞我面前最幸福的烟圈，又教我想起了趕快自殺。

我是有過好幾次的自殺，這一次，自然是好幾次中的最後決心的一次；當然，這最後決心的自殺和好幾次自殺的原因不同了。

我的自殺，不是人家說我墮落而去自殺的。就是自己墮落，也無自殺的必要，何況他人加我以墮落的一個名詞。墮落或者我已經墮落，但我沒有為墮落而

自殺的勇氣。

我不是因為家庭關係而自殺的。我這無大恆產的家庭，教我能受到這樣高的教育，不特是心滿意足，已經是喜出望外，我對這德重如山的家庭，我無自殺的必要。

若說這世界黑暗，為人類奮鬥而自殺，這題目太大，我是担当不起。這滄海一粟還不到的我，在這社會中還不能有所貢獻，那裏能夠講得起十幾萬萬人類改進的一句話呢？

若說是人生虛偽罷，這我是認為欺人的一句話。老子主張無為，為什麼還要做那勸人無為的五千言的有為的書呢？那‘不用求真但須息妄’的我佛真如，既然出世，為什麼要入世勸人，既然是要普渡衆生，那還不過是一個虛偽的人生罷了。看破一切抱着四大皆空的紅樓夢作者，在書上還要自己說這部書是在悼紅軒中經曹雪芹修改幾次，留一個虛名，這又是何等的虛偽呢？大概澈底的主張人生虛偽者，他們是無名的死去，且不求人們知道他的名字；至於那些高唱人生虛偽者的人們，也不過變象的虛榮心的表現罷

了。

說到我自己也無須自殺。像這‘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使如死灰’的我，實在也不夠談什麼戀愛問題，我的婚姻，早在五百年前，已經由月下老人代為配定，並且經過那雙眼：明萬事靈驗被人稱為半仙的瞎先生，將天干地支和五行八字詳詳細細的推算了一番，既沒有金木相剋，又沒有火水相撞，雖不算上上也要算上中；屬性又不相犯，一個屬鼠，一個屬豬，說是，‘鼠遇豬，家有好母豬，包着丈夫不賭不輸，’從這公式上合過的，沒有一處做不得的。何況那命上又派有三個小孩的担保？像這樣完全好事的月下老的美意何能辜負？並且怎對得起那瞎先生在三個指頭上細心推算的工夫，假若要提出這離婚問題來，又何況她既不犯着什麼七出之一，又是對我百般服從呢？——在這形式上的結婚而實際上是獨身主義的我，那裏有談愛情的可能？這愛情在我的心頭已經凝結了冰塊，跳不出心房之門走到血液裏來刺激我，或者也可以說，在我心中的愛情，已經被那衝不出的熱火，燒成死灰了。死灰不會再燃，愛情在我心中也不再

發芽。

煙也盡了，不再想了，從東方三顆大星加倍放光的報告，那天也漸漸的發了魚肚白的顏色、快嚙，快去自殺罷！趕快去自殺罷。

自殺，我是自殺。但我不情願再作第二次的落水，又也不願意再從山上直滾而下；就是我現在有了手槍，我也不好再嘗試那如在夢中的自己打死的滋味。

‘呀！自殺呀！自殺呀！’我又出大力却沒有回聲的喊了兩聲。我就對遠隔數千里外的大樓，作一鞠躬，我又對亡姊的飄游在我前面的孤魂，靜默的禱祝了一忽，我就沉沉的說了一聲：亡姊，我自殺了。

大地已快轉亮，我是不能久立此地；我就在此立足點，更決定我的自殺的決心。侵晨的吹面不寒的緩風吹來，似乎仍有朝露的山草，帶着水珠，向我搖動，實在看不出有惡意的不歡迎我；早潮還沒湧來，波平如鏡的大海，帶有一影影的紅的水光，將要把一個火團捧出；似乎還不能聽着在半空中有喔喔幾聲雄鷄唱曉，驚動一些人們似有轉機的醒來；對面高山的翠

舳之中，淌出幾片白雲，江面上似有動作的幾隻來往小艇；一路下去的只見電杆上未息的路燈，失去效用的顯着疲倦的態度。——多麼好的一幅夜境轉來的畫圖。

我不再流連，我即刻傳出腦筋的命令。我既不情願落水，又不情願自殺，我惟有火速的草成了一篇供狀，就一翻身投身在這山谷底下的萬馬軍中，死在那白骨如雪的疆場之上，去爲社會的自殺。

.....’

寫完以後

這小小的一冊，是我在百忙之中抽出零碎的時間匆匆寫就的，原不敢訴諸讀者諸君之前的。現在公然地付梓，並且名爲什麼創作，真教我的心房中起了極強大的戰慄，現出惶恐不安的狀態。這個小冊原不過是我一時的浪漫的雜記，既沒有什麼事實的結構和思想的線索做中心，因爲課不得暇，又缺乏整理的工夫。像這樣未成熟的處女的作品，在這名著如林的新文壇上，也不過算發現了一個流星的射落罷了，原不值人們的注意。——我是極慚愧，還請讀者加以原諒罷。

脫稿以後，承獨清先生給以大大的修正，董竹如君給我許多幫助；又承馮福君麥季良兩君爲我讀正一過，張善珍梅顏秀兩君爲我繕寫；創造社不以拙稿見棄，代爲出版。——雖這小小的一冊，實賴有幾多的他山之助，銘感之餘，謹此申謝。

一九二六年之歲末日寫於東山